永樂大典

卷三千一百四十七
之三千一百四十九

九真

一百二十四

纂修官蕭發出第三千二百四十七　蕭

元一統志　許景衡横塘集　李綱梁谿集

民族言行録　牧志

許景衡横塘集

王之道相山集　元一統志

閑南山房集　京口耆舊傳　李孫通詩法家集

補　一百四十七卷內四卷

張守毗陵集

共書十二種計十四條

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廿八日發寫　謄録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七　九眞

陳

陳士傑

宋黃裳演山集承事陳君墓誌銘君諱士傑字英伯高祖避唐季亂自光州趨温陵始爲晉江人三世有佐有錫錫有成之成之有士傑成之治生雄於財益向佛爲善既逝士傑發金千萬作佛事成先君之志弟妹方幼君撫育而訓之婚嫁恩義甚厚生業既富慨然嘆曰有限之生豈可弊於無窮之欲乃舉家事付其弟以恬養性晝日邀賓朋列樽俎笑歌以自適孝友寬厚樂施與勇爲善事喜道人所長多欣而寡慍鄉黨宗族稱爲長者好儒士率子弟從師友應接惟勤不顧勞費日謂持心如是必有以文學起吾家者子六人詳評証謨諤諧而詳果擢第察人情曉吏事年少而寬大有老成人之風予有子歸焉弟士俊見友甚篤先亡君如失左右手晝夜撫棺以慟竟以哀感得疾卒于建中靖國元年孟春之六日行年五十有四奉議郎王景純以女妻之再娶其姑之子王氏五女一適縣令梁某二爲尼餘皆處子孫一人崇寧二年

三月五日葬於晉江之崙山爲之銘曰致富而身投閒弗
沉於俗好儒而子擢第弗違其欲往復何憾崙山之腹

陳軫

宋劉元成盡言藁 陳商洛墓銘 府君諱軫字德載姓陳氏將
作丞贈吏部侍郎諱肅之曾孫尚書郎累贈秘書監諱希古之
孫國子博士致仕諱孝標之子秘書公歷官州郡往來東平樂其土風自
浮陽徙家遂老焉隱居棲遲長吏希見質行孝謹諸儒皆服以女歸我皇
祖實生先公積封燕國太夫人先公早孤鞠於外祖父諸舅內兄弟幼學
相好恩敬甚篤府君舉進士數不中士操彌勵鄉評惟允甯氏積善慶在
魏舒羊公受封爵加蔡襲以先公執政恩授假承務郎調大名府館陶縣
主簿徙壽州下蔡縣尉用舉者遷商洛縣令陸魯望之詞采老無名第崔
亭伯之行義身終邑長建中靖國元年春三月己巳以疾卒官享年六十
是歲秋八月壬寅葬鄆州須城縣廬泉鄉鄴上里夫人李氏皇州副使藻
之女子男文仲行方忠恕信臣女嫁張隆禮張服膺蜀郡家產本無儋石
武威妻子自操井臼嗚呼哀哉前葬諸子哭且曰鄴上之葬自我曾大父
若祖若從祖凡五皆先丞相實銘之死且不朽今子不以銘誰當爲者某
孤貌易感道離多憂傷中表之淪落覽遺文而增慕不敢以辭乃論次而
爲之銘曰猗嗟商洛廉靖自終說無雋永賦有幽通夜壑移舟悲泉
息馬城郭遼海子孫燕社載形新刻實嗣遺文千古如在德音不泯

陳之顏

宋陳了齋集 陳謹常墓誌 延平善士陳之顏字謹常卒
於鬱林葬于合浦慈恩寺之東初崇寧二年二月予自袁
州移竄廉州是年三月過潭州興化寺五月過合浦就拘囚于城中之顏
自鄉里遠來見叔祖之幽辱窮餓貸米予鬱林得十斛寄合浦其書曰米
至公可餬口之頹病恐不得歸又半月僕挈其骨以還予方病瘴癘一慟
失聲因成痺眩不能再哭慈恩在城外不得親臨其穴葬之日遥望而默
告之曰汝萬里遠來有意也吾骨今誰委乎使汝客死瘴鄉不得歸見老
母者由汝叔祖觸禍至深理不生還汝其安穴以待終當與吾骨並遊於
海生死命也壽夭數也
先後時也汝其毋憾

陳子真

宋陳了齋集 陳子真墓誌銘 子真姓陳氏諱彥默子真
其字也世家洛陽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紘之子
子真好讀書善屬文慕古人奇節不習詩賦大義善談經世大畧豪於詩
工作草字得外家之法嘗謂稽康性懶陸龜蒙號江湖散人慕二人所爲

自號懶散又喜與釋子游中大公爲淮西使者比丘脩顒適在壽陽子真訪之遂入其室由是喜談出世事若無意世者中大公當用郊恩奏薦先及次子彥脩以遂子真之志又三年強子真入仕授太廟齋郎調泗州臨淮縣主簿歲大飢部使者辟子真管勾賑濟事凡奏請施爲有益於民者多子真之所賛畫也監泗州太聖塔又監河南倉時中大公知陜府子真官滿歸侍下陜有召公甘棠傳說版築老子度關故事子真即府廨擴懷古菴圖此三像于壁謝寶文景溫帥真定辟子真安撫司勾當公事除官制所編修檢討官改門下中書省編脩特旨斷例供檢編類官一年改承事郎局在右司諫廳隸中書後省典領皆要官同僚多顯士子真雖以選陞恬不希進在職凡六年單恩改宣義郎轉宣德郎用薦者除管勾京西買木場實局於洛陽得往來京師以便於奉親爲樂改通直郎未幾感疾卒崇寧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也享年六十母蘇氏秘閣校理舜欽之女贈武功郡太君繼母楊氏贈普寧郡太君娶劉氏子男三人孟季皆未冠卒立登仕郎女五人長適曾誦次適滄州節度推官刁絪次適李頌次早卒次適太廟齋郎吳順之誦頌皆士也孫男一人相假承務郎以大觀三年七月十三日葬于河南府緱氏縣唐興鄉蔣里黃山之原子真歌詩雄偉語多警拔有文集二十卷人喜傳誦所與游多名士狀子真之行者李粲德素也熙寧中中大公爲淮西提刑先公守龍舒舒與子真俱在龍舒侍下數得同爲潛皖之游飲酒賦詩甚適後二十年予備位諫垣子真局在後省又獲款晤未幾予被罪流合浦繼謫靜海復竄天台晚蒙恩宥得訪廬阜寓居南康去圃田千有餘里而子真之子立遣人來南康求銘予與子真原善立能竭力營奉勤求不懈義不得辭爲叙而銘之銘曰才氣超邁文詞華絢誰之不如位不通顯譽望彰著能弗得施老於抑塞命實制之遺語在編室久必亨永久之賴有子克成

陳君玉

宋楊龜山集

陳君玉墓誌銘大觀三年歲在己丑二月乙酉居士陳君卒越明年其嗣孤經德不遠數千里狀其行走僕來睢陽乞銘於予予雖未嘗知君也而與其二子游厚善今不遠數千里來請銘義何可辭乃爲之銘君諱某字君玉溫州平陽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以好學篤行稱于州里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君爲人剛果有遠志廸諸子有以學資其費不會其遇人樂易無疎戚之間賓至必爲具盡歡乃已人有善雖小伎稱之若不及周人之急不責報務盡其義雖轑槖掃庾不爲後日計留也里俗明鬼而信巫有以癘疫死者必累月乃敢發

喪君之母夫人亡舉獻疑欲從俗君獨曰吾寧死耳奚忍爲是耶其孝誠不惑蓋天性也疾已革召諸子而戒之曰汝等慎無析居鄙俗常態義方之訓死猶不忘非篤於爲善何以臻此君喜佛學而不爲求福田利益事將屬纊所親有爲浮屠氏者泣涕問所欲對曰庭前栢樹子復問乃曰已在言前則君於死生之際可謂安矣享年五十有九娶繆氏先君十四年卒子男四人經德經邦經辨皆業儒女四人長適繆氏次適季氏次適張氏其季皆甲夭某月某日葬君於樂溪大嶺之原與其室繆氏同穴君既沒而經邦始以上舍賜第人皆以君不及見爲恨而君於死生之際猶不累其心況其他乎然積善之報其後也必大可不占而知矣故繫詩曰夭之於人不可求服田力穡乃有秋君乎有子皆珍璆韞匱待價千金疇樂溪之原蔚松楸君其無憾安此丘

陳經止

呂東萊雜說 温州人陳經止者崇寧初嘗從伊川先生學當時學者以經止爲一意學聖人者其意不至聖人不已也

陳恢

赤城續志 陳恢寧海人守彥廣崇觀間三舍士藏書餘萬卷工古文忍貧獨善鄉人尊之里有爭訟折以義理皆悅服而釋焉

陳戩

建安志 陳戩字冲休松溪人大觀三年擢進士第初調鞏州教授時童貫爲五路宣撫道過鞏公移病不見識者嘉之後爲國子博士兼諸王府記室數年不遷事光堯潛邸建炎初除戶部員外郎監察御史隨幸江浙時統制官范瓊先附苗劉以故反側擁兵跋扈公單車至豫章諭瓊入覲始至其壘瓊整兵列陣而後見且屠剥人以怖戩戩不爲動宣詔旨瓊偃蹇自若戩又諭以禍福且以苗劉覆亡休之瓊遂幡然從命赴闕入對上喜甚除太常少卿車駕有永嘉之幸戩上疏論兵將用命則寡可以敵衆宜申嚴紀律使兵將惟命之從則虜可破又以兵制論諸將各擁重兵將有尾大之患於是剏軍號曰神武而三軍始知其爲天子之兵矣又謂紹聖初節鎮守臣並賜對外除者必先入覲而後之官願令今後除罷皆引對上嘉納遂除給事中上疏論今日有五失宰執務姑息將帥邀功賞臺諫言細務監司守臣多犯法內侍權漸盛宜有以禁止之詔臺諫侍從條具保民弭盜遏虜生財四事戩奏謂省徭賦尚本業可以保民聽相糾擿以追捕爲守令殿最可以弭盜占上流據形勝可以遏虜躬節儉量出入以內藏歸大府可以生財上皆納用之又論諸將詣政事堂與大臣狎昵紊亂朝綱恐緩急不爲用於是樞臣上章待罪諸將皇

恐不自安戩廼以寶文閣待制出知處州天子知其忠慰遣之改四明時
海道兵屯驕悍前守畏儒宴犒無度公申嚴軍政民始安之復移泉州丐
祠歸卒贈通奉大夫名臣言行録戩字冲休建之松溪人崇寧初貢入太
學中乙科授懐州司理除鞏州教授改處州未上除國博連丁内外艱吉
權諸王府記室高宗即位除虞部員外郎除監察御史除戶部員外郎尋
拜常少徽制侍講給事中寶文待制知處州改四明丐閑移守泉州未幾
提舉冲佑觀紹興三年卒年五十三童貫宣撫五路氣燄赫然方借寵賢
德以取名然小迕則禍辱隨之部使者薦公於貫公移病不出或勉公以
一見遠禍公曰内侍怙寵市權吾所切齒忍復見其面耶朝廷聞而嘉之
張守毘陵集徽猷閣待制贈左正議大夫陳公墓誌銘公諱戩字冲休建
州松溪人保寧軍節度掌書記傳正之孫贈奉議郎希正之子也母葉氏
歸寧外祖朝議公夜夢朱衣吏導金章紫綬者入謁旦而生公少英邁不
群崇寧初貢于太學中乙科授懐州司理治獄平允郡太守賢之事多咨
決屬縣得盜上之州獄公察見其寃而尉挾姻黨之貴秘請於公公正色
曰殺無罪以希賞安乎遂釋之人益知其賢有旨跨大河繫橋以便北使
公私病之守以訪公公曰兩朝通聘問百年未嘗以無橋爲病是必小人

貪功幸賞然州縣論之必以爲避事也第飭有司寛期會以須必有指其
失者已而兩河之民訴于朝役遂寢其料事明審如此除鞏州教授時童
貫宣撫五路氣焰赫然方借寵賢德以取名然小迕意則禍辱隨之部使
者薦公於貫公移病不出或勉公一往見以遠禍公曰内侍怙寵市權吾
所切齒也忍復見其面邪朝廷聞而嘉之移處州教授未上除國子博士
改宣教郎連丁内外艱終喪還朝權諸王府記室事上潛邸上踐尊極進
官四等除虞部員外郎尋除監察御史車駕幸浙江前將軍范瓊扞金賊
無功剽殘郡邑擁兵上流襄徊觀釁朝廷以爲憂公上疏請詣瓊趣使入
覲從之單車至豫章徑造其壘瓊整兵列戟而後見屠剥人以懼公公神
觀自若徐曰盛衰治亂何代無之漢唐亦皆中興況聖主勇智度越前代
而又宵旰圖治注意將相將軍易戮力濟難以遺澤於子孫垂名於竹帛
召命之至常效郭汾陽朝聞命夕引道也瓊猶猶豫不決公復曰將軍不
見苗傅劉正彦乎稱兵叛逆不旋踵而敗願將軍熟計之瓊翻然改容具
朝服北嚮謝恩亟趨行闕公入對上勞問喜甚曰潛邸舊僚行擢用矣進
官除戶部員外郎未幾拜太常少卿金人犯浙江扈蹕之永嘉上疏論事
無所回隱其畧以爲兵將用命則寡可以敵衆不用命則多適以致敗今

之握兵柄秉旄越非關葺即跋扈也國之典刑不能加之將將之威令不能施之軍宜申嚴紀律使進退左右惟命之從則虜可破也又謂守令非人或賄賂敗官或庸懦失職或貪功生事漢宣帝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唐太宗於都督刺史皆臨軒冊授後不復冊猶受命日對便殿本朝守土之臣得召見者七十有三州紹聖初節鎮守臣並賜對外除者必先入覲而後之官願令節鎮守臣除罷皆引對上嘉納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每入侍必從容進說嘗謂艱危之時宜循名責實以興治功論東晉之失以譏切時病所上疏無慮數千百言賜告展省還朝除給事中益感激論事知無不言除授失當多所論駮士論浩然歸重時諸將握重兵有尾大之勢公論古今兵制以謂御營兵分隸諸將在某將則曰某將兵不復知有天子朝廷宜稍損益其制於是創號神武五軍始爲天子之兵矣又論齊威晉文漢高光武皆身當矢石以集大勳願陛下躬耀神武以功馬上則將士賈勇而醜虜知懼後上疏論五失其一謂執政尚寬厚示大體務姑息其二謂寵任將臣輕授之柄遂使冒功邀賞怙寵市恩至謂本兵大臣出其門下其三謂臺諫顧望朝廷交結權倖毛舉細務以塞責其四謂郡守監司身自犯法豈能律姦其五謂內侍之權漸盛附結將帥瀆亂紀綱恐臨安之變生於不測上歎奬其言有詔臺諫侍從陳保民弭盜遏虜生財四事公上疏其畧謂省徭薄賦敦本厚生爲保民之道用光武策聽盜自相糾擿以追捕多少爲守令殿最爲弭盜之術占上流據形勢爲遏虜之策躬儉節用量入爲出斥內庫之藏以歸太府爲生財之計上納用之敢奉隆祐太后有司費出無節公上疏謂陛下念太后保佑之勞社稷之勳務極追崇而有司觀望輒因權宜敢奉而援異時園陵之制典禮失當中外竊疑他日歸附泰陵將復用何禮耶內有都大監領以閹寺爲之而提點按行之屬復異其名外有總護使司以大臣爲之而頓逐脩奉之類各設其所辟置官吏增加俸給賜予宴犒數亦不貲至謂會稽之山無可採而欲取他山之石廟禁之卒不足用而欲調諸郡之夫並緣爲姦騷動州縣又況梓宮僅取周身明器止用鈆錫而有司夸侈如此豈不違太后慈儉之遺訓而失陛下崇奉之本意乎由是敢宮一切鐫省論辛道宗不當除副都承旨編修官王銍不當改官又論諸將造政事堂與大臣狎昵紊亂朝綱恐緩急不爲用於是樞臣上章待罪諸將亦岌岌不自安人頗爲公危之公曰論事職也獲譴宜矣天子知公之忠公亦力請宮祠而弗之許也遂除寶文閣待制知處州慰遣

加渥至則守法奉公政尚簡易吏民畏愛之時苦亢旱下車而霑足人以為隨車雨云移守四明民遮道借留幾不得去四明新殘屯兵防海道異時郡守畏懦姑息犒賜無度歲入不能繼而兵益驕公私憂危公至裁定多寡之數久近之節將士有過失一切以法從事於是軍政立而民始安身雖在外而政事得失密疏論之大臣頗不悅而心恬不恤也久之以建州數被盜姻族散徙力丐就閑上乃移公守泉州以便其私既至鋤姦發伏豪右惕息泉自軍興歲入不足以供經費賦十而加五六貪吏乘時虐取而民不堪命公止收十一爲雀鼠之耗經理闔市而收其贏總覈盈虛而節其費亦不至乏事會范忠竊於松溪妻令人悖卒聞訃痛悼復累章求外詞遂提舉建州武夷山冲佑觀觸熱還鄉感疾致仕卒于建州之水南僧舍乃紹興三年六月十日也享年五十三積官至左朝議大夫疾革自草遺表以聞上嗟悼贈左通奉大夫娶吳氏封令人二子鼎右承務郎次鼐舉進士三女長適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任寶臣餘尚幼公資純孝承顏不違曲盡子職間遠去庭闈未嘗廢甘脆之奉居喪不踐尸庭赴急難賙匱乏惟恐後俸入分姻舊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人有餉予輒却不受閨門雍睦內外無間言季兄蚤世撫其孤猶己子孀妹百指携挈於官下復推貲產予之胷次曠達接人恂恂不與物忤至立朝則慷慨盡言毅然不可奪也然壽僅踰半百未究才具而齎志以殁可哀也已諸孤以五年正月丙午葬於建安縣崇聖院之山下吳氏附焉邦人李公彥敘公爵里行實請銘余頃長御史公實爲僚余備位二府而公又進用於時知之爲詳敢辭銘曰。治極而溢政柄失授伊優在堂狐雄束味皇綱失紐萬目隨弛天驕橫騖禍越古始睿明中興蒐攬遺直寢饋龜鑑甘腴藥石矯矯陳公逮事潛藩騫翔禁途克昌其言罔避權嬖忠而能力連章累牘展盡丹赤連牧三州風績有聞胡不永年寃其經論佳城同穴公安于歸惟公不亡斯銘不欺

趙善璙自警編 熙寧中有薦華山陳戩者博學知治亂大體三十年不出戶庭鄰人有不識者云是希夷宗人既對便坐上先覽其所進時識甚喜之至是命坐賜茶戩乃趑趄皇恐謝不敢者再三云上有鵶尾乞陛下暫令除去上使之退左右皆掩笑上亦不怒對輔臣亦未嘗言及一日忽有旨賜束帛令還山。

陳景祥

南昌府圖經志 宋陳景祥大觀三年登進士第仕至朝散大夫九江太守高祖稱其爲天下清廉第二人。

陳脩

元一統志陳修九隴人大觀間進士後以恩科調卭之依政簿郡俾典倉事盡散去額外之羨未幾新簿至責羨急如星火脩即日投劾去自號市隱居士

陳錫

清漳志陳錫字康侯三預鄉薦由舍選入太學大觀己丑擢魁南宮以誤犯翼祖廟諱而寢尋以大學上舍特賜出身充后學教授再授勑令所刪定官丐外得莆倅知梅州官至朝奉郎遇恩奏弟鐸歷海陽丞再奏子允升任增城尉以致仕恩補孫文俊父諤兩中鄉薦預元符庚辰特奏名贈奉議郎

陳宗偉

宋許景衡橫塘集陳府君墓誌銘　平陽陳經德狀其祖府君之行告其游許某曰惟陳氏世溫人吾大父生而挺特尚氣節不事細謹遇人洞然無疑礙雖犯之弗校也久之皆曰陳丈人長者不可欺也家多貲度歲費外盡以奉賓客善飲酒有過門者則爲之懽忻引滿窮日夜弗厭邑之俗喜佛豪民多弟姪則俾于浮屠以并其所有大父深疾之每以爲宗戚戒故于今凡陳氏子弟皆儒學無一人異趨者吾大父之教也又曰凡爲人子若孫孰不欲顯其親於無窮今吾不幸大父早世苟失所記而不傳焉又其罪也子其與我銘乎余曰噫嘻余雖不與而祖接觀而等力學問能自拔於流俗中宜有自矣銘余其敢辭府君諱宗偉字公美年七十有二崇寧二年歲次癸未十月二十八日死於家娶沛國朱氏女先府君十六年死生男三人曰士珪士衡士明女三人長適林湜次適繆誠早死季適林宗顏男孫九人經德經邦經邪經正經世經言經綸經猷經辨以明年甲申十一月十四日葬于所居宰清鄉樂溪村之原曾祖墓西四十步曾祖諱添祖諱度父諱文濟博學而文爲州里所推重云銘曰爲善之報其在後也脩身慎言恐辱先也維先有開維後有傳嗚呼若君之子孫不其多賢者耶

陳淳老

宋李跨鼇集陳隱士碣銘君諱某字淳老唐廣明中某以羽衛屬扈僖宗西狩卒於蜀子孫家閬中至公十一世矣淳化中賊王鈞寇成都獠李順寇武陽兩川震擾名光乂者以勇力捍闘賊平補遂州別駕過廣安之雲賓愛山水穎異遂築室以居生子德鑒咸若咸若生篆篆生公著公著生公皆隱雲賓雲賓大聚落公數世以恩意賙卹其人土人德之指穎川家謂人輒曰此吾土儉歲之黍稷也祁寒

之衣裘也公圜機遇事警敏於書雖涉獵而無所不讀昔程士以詞賦君
造語清拔易取名不難掇貴仕屬父卒祖母王母徐齒迫暮不堪釐生公
遊學巴蜀間投筆而歸問田舍事自言孔方兄不至癡我當神我阡陌君
宜知我不愚我五經笥豈忘我自存料理深藏權時盈虛其術在計然鴟
夷之間產加十倍以故遊士歸之行者必以贐能飫飽其意士夫楊之義
聲落西南籍甚天資純孝事二堂滋益恭旦旦問安侍洮頮進善飲趨前
爲壽無一日惰欲王與徐年極高壬前死死時公已老追慕毀瘠追事徐
奔走左右案翼承顏色翹翹如壯時過者相語云是中有老萊子徐喪既
終制猶衣襄墨戎告以先王制禮賢者不敢過君子制行亦不以已以茲
尚人可乎公應曰吾知喪吾親終身之慕計天地萬物不吾易也他日卜
塚藏地理家互訕謫莫知適從君禱於雲賓山之神夕夢神指示其所曰
吉無逾此遂葬又營石宮其旁謂其子曰異時於此祔我庶幾依吾母若
早得從遊地下爲樂不苦也政和元年七月一日以疾卒年六十臨終戒
其子越曰汝學以顯親從汝志也不則謹守先業吾家三世一子儉故能
足第崇德以當勢無罪以當貴堅強以當名清淨忠正自娛樂則隱非隱
不顯猶顯也留二詩以訓卒章有親賢遠小人之戒公再取皆劉氏前者
生子越字居中一女子適王思孫男三公卒之三年十二月日葬昔自營
之墓其伏幕武信清州人或時往來更稱居中賢思一面之吏通謁有居
中名在因倒屣逆之坐久語益溫潤人非虛稱之也爲之賦承德堂詩居
中荐以書來丐公銘予辭之曰願不識乃翁今覈實居中則翁可知矣銘
曰琳宮有書可訂不誣言世忠孝籍之清都若昔隱君事王與徐至
行動天化豈物俱其飛行自在周九洞而流六虛豈遂棲雲賓者乎

陳楠

宋史列傳陳楠字季任溫州平陽人以上舍貢辟廳政和二年
廷對第三授文林郎冀州兵曹參軍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宣
和七年提點福建路刑獄福州調發防秋兵資糧不滿望殺帥臣變生倉
卒吏民奔潰闔城震駭楠入亂兵中諭以禍福賊氣沮邀楠奏帥臣自斃
楠詭從其請間道馳奏以前奏不實待罪朝廷以楠知變釋之叛兵既調
行迺道追殺首惡二十餘人一方以安建炎四年五月復除福建路提刑
尋以疾乞祠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三年召爲金部員外郎升郎中時言
事者率毛舉細務略大利害楠抗言今當專講治道之本脩政事以攘敵
國不當以細故覬聖慮如平時也又言刺史縣令滿天下不能皆得人乞
選監司重其權久其任除太常少卿又陳攻守二策在於得人心修軍政

五年除直龍圖閣知泉州明年改兩浙西路提刑乞置鄉縣三老以厚風俗凡宮室車馬衣服器械定爲差等重侈靡之禁八年遷福建路轉運副使十年復召爲太常少卿適編類徽宗御書成詔藏敷文閣桷以爲舊制自龍圖至徽猷皆設學士待制雜壓著令龍圖在朝請大夫之上至徽猷在承議郎之上每閣相去稍遠議者疑其不倫直敷文閣者綴徽猷則與諸閣小異降之則班列大卑欲參酌取中並爲一列不必相遠庶幾名位有五倫仰稱陛下嚴奉祖宗謨訓之意又言祫祭用大牢此祀典之常駐蹕之初未能備禮止用一羊乞檢會紹興六年詔旨復用大牢十一年除權禮部侍郎賜三品服普安郡王出閤奉詔與吏部太常寺討論典故桷等議以國本未立宜厚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閤禮例上之或以爲太重詔以不詳具典故專任己意懷姦附麗與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郎官方雲翼丁仲寧太常屬王普蘇籍並罷尋以桷提舉江州太平觀十五年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襄漢兵火之餘民物凋瘵桷請于朝以今之戶數視承平時纔二十之一而賦須尚多乞重行蠲減明年金房兵叛桷遣將平之而後以聞漢水決溢漂蕩廬舍躬率兵民捍築隄岸賴以爲虞以疾乞祠除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四年改知廣州充廣南東路經畧安撫使未至而卒年六十四桷寬洪醞藉以誠接物而恬於榮利當秦檜用事以永嘉爲寓里士之夤緣攀附者無不躐登顯要桷以立螭之舊爲人主所知出入頓挫晚由奉常少卿擢權小宗伯復以議禮不阿忤意遽罷其節有足稱自號無相居士有文集十六卷子汝揖汝賢汝諧孫峴以詞學擢第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

志 陳桷字季任平陽人徙永嘉自幼莊重以上舍貢辟廉政和廷對第三人授文林郎冀州兵曹改太學正遷博士歷校書著作郎丁父憂服闋除虞部郎出爲福建提刑防秋卒以糧惡戍帥臣柳廷俊桷單騎往諭以禍福皆奪氣因永保奏帥臣自盡死叛將有彈壓功肯觧甲桷從之繼密奏自劾朝廷嘉其知變叛兵廼調行道中禽戮首惡餘弗問尋丁母憂免喪除浙西提刑召爲起居舍人出知泉州再爲浙西提刑改台州未上除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坐議典禮與吳表臣俱罷後除京西帥殂均房叛卒加秘閣修撰從廣東帥卒官至中奉大夫

陳公輔

宋史列傳陳公輔字國佐台州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平江府教授朱勔方嬖倖當官者奴事之公輔絕不

與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予告勔不悅諷權要移公輔越州累
遷權應天府少尹除秘書郎靖康初二府多宣和舊人公輔言蔡京王黼
用事二十餘年臺諫皆緣以進唐重師驥爲太宰李邦彥引用謝克家孫
覿爲蔡絛蔡攸引用及邦彥作相又附麗以進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
知其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願擇人臣中朴茂純直能安貧守節不附
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耻稍稍振起敵國聞之
豈不畏服哉時吳敏李綱不協公輔奏陛下初臨萬機正賴其同心合謀
而二臣不和已有其迹願諭以聖訓俾務一心安國家徽宗渡江未還人
情疑懼公輔力陳父子之義宜遣大臣奉迎欽宗嘉之擢爲右司諫孟夏
享景靈宮遂幸陽德佑神觀公輔諫不當如平時事宴游論蔡京父子懷
姦誤國終未行遣今朝廷公卿百執事半出其門必有庇之者詔謫宗崇
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又奏朱勔罪惡都城之民皆謂已族滅其家
乞勿許其子姪隨上皇入京時有指公輔爲李綱之黨鼓倡士庶伏闕者
公輔自列因辭位後陳三事其一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爲
大臣所陷必敗事其二言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其三言方復祖宗法度
馮澥不宜更論熙寧元豐之政語觸時宰遂與應求程瑀李光俱得罪斥

監合州稅高宗即位召還除尚書左司員外郎明年始達惟揚初李綱得
政公輔自外除郎未至而綱罷改南劍州尋予宮觀紹興六年召爲吏部
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
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
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
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
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
理亂爲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篡楊
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爲劇秦美新之父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
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避
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復授左司諫
言中興之治在得天得人以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喜其深得諫臣體賜三
品服令尚書省寫圖進入以便觀覽公輔感帝知遇益罄忠鯁言正心在
務學治國在用人朝廷之禍在朋黨仍乞增輪對官令審計官告糧料椎
貨監倉及茶場等官有已見許面對時有詔將駐蹕建康公輔上疏陳攻
守之策且乞選大臣鎮淮西增兵將守要害使西連鄂岳東接楚泗皆有

掎角之形徽宗訃至公輔請宮中行三年之哀視朝服淡黃群臣未可純吉服明堂未當以徽宗配宜罷臨軒策士又乞權罷講筵事不行遷尚書禮部侍郎會趙鼎言進退人才乃其職分疏稍侵公輔因力請祠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尋知處州升徽猷閣待制仍提舉太平觀卒年六十六贈太中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行於世公輔論事剴切疾惡如仇惟不若程頤之學士論惜之史記見章誼後　墜江志陳公輔靖康初爲校書郎國步方艱二府尚雜以宣和舊人議論多不協公輔上封請對朝奏暮召擢右司諫所言多見聽用有指公輔爲李綱之黨唱士庶伏闕者公輔抗章自列遂上疏曰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譬猶病人之身病有在四肢者有在心腹者金人方強邊境不寧河北寇難初退河東用師失利病亦甚矣然以臣觀之猶在四肢若乃朝廷之上人主聽言不審大臣用心不公士大夫趨向不一其病乃在心腹四肢之病不治猶未至於喪身心腹之病不治則其身有不能保臣請冒萬死爲陛下言之今春金寇侵逼京師諸門圍閉經四十日宗廟社稷危於累卵然人心堅守士氣奮發卒能使賊引去國家復存者四肢雖病心腹無病故也何以言之陛下即位之初求言如不及小大之臣皆得盡其所言而陛下之聽未嘗惑也其言善者雖疎遠之人即時施行其言不善雖狂妄之甚不加以罪故上下無不通之情朝廷無壅蔽之患今乃不然忠言懇切未必信奸言傾覆未必察真偽不分是非蜂起而陛下之聽愈惑矣前日余應求以迎合大臣得罪臣不知其所言何事但見應求親爲陛下拔擢亦欲少圖報效今若便欲希求官職自當以諛佞之言迎合聖意何乃迎合大臣人情皆謂其不然今陛下又不出其所言明著其罪以釋天子之疑乃陰遂之使中外之人皆謂應求所言有及大臣故大臣欲蔽塞言路先逐言官應求不足惜臣恐自此無敢爲陛下盡言則人臣之忠邪政事之藏否國勢之安危民情之疾苦又不復聞于上矣臣所謂人主聽言不審者此也陛下即位之初一時大臣固有姦庸不足用者而陛下灼知其人稍稍罷去遂乃奮然獨任三忠直之人彼亦各知淵衷付託之重又見國家危急欲盡其忠不敢懷私以相擠陷今乃不然或以讒巧相攻或以功名相忌各立私黨不先公家如李綱者其忠勇雖可用而剛褊自任乃其所短故同列不平巧相誣譖今陛下已疑之更復使之將兵臣聞宣王之時吉甫所以能有功者以內有孝友之張仲而已今陛下若以綱爲可了此事一意任之如憲宗之用裴度庶幾可責其成功柰何陛下聖心已疑而大臣又

無張仲之助則綱之事危矣李綱不足惜然國家此舉非唯治亂繫之而存亡實係之朝廷曾無慮此臣所謂大臣用心不公者此也陛下即位之初凡百政事皆以祖宗爲法痛改宿蠹蠲除弊原民心熙熙猶幸及見仁宗四十二年太平之治而士大夫皆一其所向無敢異議今則不然或欲以祖宗熙豐之法並行或欲以諸儒王氏之學兼用持兩偏之說立中道之論如馮澥之徒是已夫陛下初欲盡復祖宗猶懼有妨太上皇帝所行聖意未決今則上皇已自感悟知爲姦臣誤國盡欲改去前非臣寮乃敢尚挾私意以害公議且王安石開端蔡京紹述流弊及此幾亡天下若非祖宗恩德在民深厚豈能復存國家今乃更懷異同此何理也臣聞向者太上皇帝初立便欲追復祖宗之法未逾年間用曾布蔡京遂至中輟今日思之誠爲誤矣然當時一誤天下事勢猶可支持一二十年今日之誤大非前日之比海內窮愁公私窘迫夷狄盛强國勢委靡無甚於此一有所誤立可召禍議論之臣曾不念此可不爲太息哉臣所謂士大夫趨向不一者此也凡此三者誠心腹之病不可以不治臣願陛下急治之審於聽納不以言罪人使臣下得盡其所言專於委任不以邪害正使大臣得盡其公心破兩可之說盡歸於祖宗使士大夫皆一其趨向若是心腹之病除矣四肢之病縱使未除姑少遲之必無大害蓋未有能治心腹而不能治四肢也如不然則內外皆病身焉得不亡區區小臣誤蒙陛下拔擢舉家數口坐致飽煖非不能以諂媚之言揣聖心附麗大臣以苟一時富貴何苦輒爲狂言自取竄殛然念平昔欲效古人事君之忠今在可言之路若不竭其愚忠少圖補報非獨負陛下特達之知亦負平生所學矣將何顏面復在人間伏惟陛下少霽威嚴留神聽覽天下幸甚間言既入貶合州監稅明年高宗登極召爲尚書郎未至除左司郎官會有旨除官未到先次使闕至則元職可供徑歸天台再召爲郎除左司諫禮部侍郎以敷文閣待制老于家有祠在州北巖

名臣言行録

公輔初入館閣京黼當國無所附麗未嘗一至其門靖康初國步方艱二府尚有宣和舊人議論與新執政多不協公忠憤所激上封請對朝奏暮召所言皆契上意上聞靖康章疏恨見公之晚公言中興之治莫大於得天以孝得民以誠上大感動詔陳其所陳深得諫臣之體令尚書省以其疏修寫成圖進入以備朝夕觀覽公感上知遇如此益盡忠切請駐蹕建康以圖興復論王安石學問之敝疑誤後進又論世尚程頤之學以鄙言恠語爲伊川之文以高視闊步爲伊川之行人能誦斯文行斯行便爲賢士大夫上批章末云覽

卿所奏良用憮然其令中外學者以孔孟爲師襟懷坦夷無城府待人遇物一以至誠自布衣風節已有可觀兩居諫省論事闓切爲人主所聽信視邪佞之士如讎故娼禁者衆公與朋友交初若淡薄久而益親平居奉養服飾肴醳無華侈之習訓家以儉素不問產業屬纊之日幾不能具後事其清德又如此言金人邀求不已陛下天度包容待之既盡然金銀尚少官庫既無必須盡取于民民之吝惜金帛重於性命不惟京師空虛亦恐歛怨於民物既不足彼必未去後恐其勢必至用兵不可不早爲之慮言兵政三說一曰訓練保甲二曰選兵以實京畿三曰起東南鎗伏手及弓手之強勇者所謂保甲蓋近京諸郡及河北州軍遭金人刼掠民有怨心因其怨忿而用之其勇百倍但須得人以總之惟擇壯勇者教之決可用也所謂實京畿者本朝都汴以甲兵爲險今京師與諸邑兵極少須有以實之然今日急招但於江淮京東西等路近地州軍揀稍勇者分布在京諸邑亦可禦敵所謂起東南鎗伏手者蓋東兵雖弱不可用然鎗伏手弓手之勇者善用鎗牌利於步鬬欲令東南諸州起發見在鎗伏手等揀選以來防秋刼令逐州一面招募猶勝於招叛亡也臣聞天下國家所賴以維持者在公卿士大夫公卿士大夫所以能維持天下國家者在節氣忠義本朝承平幾二百年海內安富一旦夷狄長驅中原扳蕩陵遲至今未能興復奚以然耶皆公卿士大夫無節義以維持也崇觀宣和間人才最多大抵皆畏懦軟熟卑汚苟賤其間稍有梗介之士能自激昂往往憎如怨仇摧敗挫辱而寡廉鮮恥貪冒富貴之徒自謂得計習俗日淪於委靡而不振也京輔當國恣爲姦欺公卿士大夫有出一言敢議其非平時既無忠言直道之臣緩急豈有仗節死義之士故末年禍難方作而大臣解體使者辱命省官有棄天子而去卿監至竊官物而逃幸而賊兵退京師復安人各有心公道不行及至金冠再來將相無謀卒致大禍張邦昌身爲重臣僭即偽位廷臣勸進稱賀甘心北面殊不知愧以是而觀當時之公卿士大夫氣節忠義果安在哉言時方無事守衛京師不可不重況今冦賊相隣宜如何哉聞諸道路之言曰大將軍勁兵盡過江北自江以南一帶州軍士馬絕少駐蹕之處禁衛單微審如此言不可不慮欲望陛下與大臣熟慮江北之兵不妨向前可攻則攻可守則守量敵强弱爲之進退而江南須當摘那兵將重爲守衛之計陛下警蹕所臨亦宜嚴其禁旅之備言陛下痛九廟未還兩宮尚遠將以恢復中原雪讎成業故孜孜勤儉甚盛舉也專遣將士分屯淮甸念其暴露之久閔其勤苦之甚親御

六飛巡師江上以九重之至尊行千里之遠道晝夜兼程風雨不避其勤可謂至矣御舟所過州縣帖然無供帳之勞無飲食之奉異詔令丁寧官司謹肅無一毫侵擾百姓其儉可謂至矣一路之間田父漁人歡欣鼓舞陛下盛德如此猶願他日告成大功之後無忘此時不以崇高自矜不以富貴自恃則廟社延長休光盛烈傳無窮施罔極億萬年而不泯矣今日恢復之策不出攻守二事攻者以我攻彼也守者防彼攻我也以我攻彼其勢在我防彼攻我其勢在彼攻雖爲難而守之爲尤難雖在所急而守猶在所急竊見淮東州縣相連楚泗兩州城壁堅牢大軍分屯烽堠相望其勢不易犯也淮西路分濶遠止有一軍今將移蹕逮康則其地尤重於淮東矣臣愚欲乞措置淮西先選大臣以臨之更增兵將以實之仍令諸大將緩急相援首尾相應則雖虜騎之來不足畏矣臣聞趙充國屯田留兵而爲之今日屯田亦當以兵臣愚欲乞淮東西京西諸大帥屯兵近處盡撥閑廢之田諭與諸帥除出戰人外餘並令營田官出子種收成之時優與分給遇戰即令充擔擎人仍於帥幕中專差官主管營田司其餘非大屯處及近裏州軍似不必官中置庄只令州縣多方勸誘百姓歸業寬其租賦限以年歲即有主之田自然歸耕如實係逃絕出限不歸即免租佃亦當少寬其租不然即作戶絕出賣是則官不廢本民安其業有何不可爲天下之術有二內焉正心外焉治國正心在乎務學治國在乎用人然知本末而後爲善務學辯忠邪而後爲善用人因聖人之經求聖人之心得聖人之道此本也若採摭陳言不根義理豈足務哉愛君憂國先義後利平居犯顏逆耳不計一身之利害緩急仗節死難不顧一家之存亡此忠也若背公營私持祿養交豈足用哉。並奏議。

陳與義

宋史文苑傳陳與義字去非其先居京兆自曾祖希亮始遷洛故爲洛人與義天資卓偉爲兒時已能作文致名譽流輩歛衽莫敢與抗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開德府教授累遷太學博士擢符寶郎尋謫監陳留酒稅及金人入汴高宗南遷遂避亂襄漢轉湖湘踰嶺嶠久之召爲兵部員外郎紹興元年夏至行在遷中書舍人兼掌內制拜吏部侍郎尋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召爲給事中駁議詳雅又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詔會宰相有不樂與義者後用爲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六年九月高宗如平江十一月拜翰林學士知制誥七年正月參知政事唯師用道德以輔朝廷務尊主威而振綱紀時丞相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上曰

今梓宮與太后淵聖皆未還若不與金議和則無可還之理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萬一不成則用兵必不免上曰然三月從帝如建康明年扈蹕還臨安以疾請復以資政殿學士知湖州陛辭帝勞問甚渥遂請間提舉臨安洞霄宮十一月卒年四十九與義容狀儼恪不妄笑言平居雖謙以接物然內剛不可犯其薦士於朝退未嘗以語人士以是多之尤長於詩體物寓興清邃紆餘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嘗賦墨梅徽宗嘉賞之以是受知于上云氏族言行類藁陳與義西洛人河目海口大耳聳峙識者知其爲貴人也政和中以上舍釋褐宣和中擢館職符寶郎坐王黼罷相例出建炎中召爲臺郎遷左史除中書舍人歷吏禮二部侍郎除直學士知湖州復召爲西掖遷內相旋參大政以資政殿學士奉祠僑寓烏墩壽不及中詩人多恨之有簡齋集十卷葛勝仲爲集引云徽宗見所賦墨梅詩善之亟命召對有見晚之歎王明清課陳去非出處氣節翰墨文章爲中興大臣之冠乃陳公弼之孫東坡先生曾爲陳季常作公弼傳赤城續志陳與義自號簡齋居士紹興六年參知政事建炎中避地臨海有詩集行於世又見天台續集宋張紫微先生集陳公資政墓誌銘　陳氏本居京兆亡其世系所出後遷眉之青城至太常少卿贈太子太保諱希亮始以進士起家官仁祖時位雖不大通顯而受知人主知名當號鉅人長者太常生恂爲奉議郎贈太子太傅大傅生爲朝請大夫贈太子太師皆世其業蓄德不施鍾慶於後大師元配馬氏贈蘄春郡夫人次配張氏贈傳平郡夫人退傅鄧國文懿公之孫也公諱與義字去非自其大王父歷官中朝始又遷洛故今爲洛人公資卓偉自爲兒童時已能作文辭致名譽流輩歛衽莫敢與伉矣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文林郎開德府教授除辟雍錄丁內艱服除爲太學博士著作佐郎司勳員外郎擢符寶郎謫監陳留酒始公爲學官居館下辭章一出名動京師諸貴要人爭客之時爲宰相者橫甚強欲知公不旦得禍公爲其薦達宰相敗用是得罪既王室始騷丁外艱避地襄漢轉徙湖湘間踰嶺嶠久之召爲兵部員外郎以紹興元年夏至行在所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兼掌內制天下以爲任職拜吏部侍郎以病辭劇改禮部後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召爲給事中駁議詳雅又以病告爲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召會宰相適不樂公者復用爲中書舍人服以朝旦以狀言有詔不許既謝上諭曰朕當自以卿爲內相九月駕幸平江十一月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明年正月爲參知政事三月從幸建康是歲紹興七年也明年春扈蹕

還臨安以疾請去凡五請而後許以資政殿學士特轉太中大夫知湖州
陛辭上勞問甚渥且云姑遂雅志行復用卿矣於是公疾益侵遂請閑提
舉臨安府洞霄宮是年冬疾大甚十一月某甲子薨于烏墩之僧舍年四
十九訃聞贈某官令有司給葬事以某年月日葬某所公清慎靖一與人
語唯恐傷之遇有可否必微示端倪終不正言極議然容狀儼恪不妄咲
言世皆知其以文字擅聲當世而其謀略識慮自過絕於人參大政日淺
每師用道德以輔朝廷之闕設張施置務於尊主威而振綱紀調娛補察
甚衆平居與人接謙下甚然內剛不可犯初上流大將項領已成宰相不
善是欲去之而不果會其來朝見公頗自矜大公正色謂曰藉使無若輩
朝廷豈乏使耶將色沮不復敢出一語公立朝無所附離前後官遷一出
於上上遇公甚厚而公益畏慎其為吏部侍郎實司左選會有武弁與部
吏私鬬不樂公者欲因是中之事聞他日公對但具左選之在部者名數
上之終不自辨喜薦達後輩有一善必極口稱借或抑已善以獎之其薦
人於上退未嘗語人士以是慕嚮唯上益知公忠順故倚以大用而公不
幸早世有識之士為斯文惜焉公尤邃於詩體物寓興清邃超特紆餘閎
肆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公之外王父鄧公之季子也自號存誠

子善行草書高視一世其書過清世俗莫知公初規模其外家法晚益變
體出新意姿態橫出片紙數字得之者咸藏去之公娶周氏某官之女某
郡夫人男曰洪某官公之母與某同六世祖視之為叔祖姑項公寓居漢
上某從公遊質問詩文利病其後仕學公頗有力不專為親也既葬公若
干年洪謂某曰先公之墓木長矣而銘文未立使德善功烈不白著於後
柰何願以銘屬予既辭謝不得則為取其世系行事而論次之以為之銘
其辭曰　陳氏之先蜀眉青城本自秦徙世系莫存奉常起家家始以大
官非甚達顯驩於代歷官在東更宅於洛父子傳師相繼有作蓄德固本
以厚厥垂是生哲人為世表儀以文擅聲以德致位考其始終無所恨愧
持身清慎體不勝衣摧折悍剛不借色辭薦士於朝退不出口一時慕嚮
士衆奔走歷官聞政惟上是擢毗輔王猷號令允鑠來軫方道未脯而稅
云亡之傷實深其類位雖不窮維德有耀勒銘墓碑來世是詔　又祭陳
參政去非文　維紹興九年四月朔二十日表姪左奉議郎新差權發遣
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張嶠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殁故參政大資陳
公之靈惟晉東渡始披荆棘衣冠踵來異士亦出王庾賀顧同賛王室我
宋用人亦雜南北維南多士擲比周行北客凋零曉星相望憧憧衆士競

爽是期豈緊國棟而遽奪之昔漢倚相惟壺洎韓韓躓于外壺不待年顯顯惟公異世而然嗚呼哀哉雒陽街居冠蓋是集公起故家超世特立甲科既射遂以文鳴詩章一出紙貴都城諸公游士讓實推名未幾遭亂轉徙江湖間關海嶠來覲清都旋躋掖垣賛爲名命號令宣明文章雅正天官宗伯迭貳其司銓材考禮有譽無疵作鎮來歸黃閣是居封還付外兩誼庶孚屬疾自言外祠均佚有命來朝復居辭掖人爲公屈公則怡然命出自中北扉遂還一時詔令溫純炳蔚淮濆德音父老歎息天子曰愈貳我政機挺然孤立無所附依同不爲比異不近名王臣之節物望所傾扈蹕而東乞身甫力近藩是殿復去以疾神明雖壯沉痾內攻中冬辛亥離此閔凶嗚呼哀哉惟公之德清慎靖端色莊以和不妄笑言高識絕世洞照今古閎博精深議論證據文章雅麗不蹈前躅賈馬曹劉是配是續風神峻深恍若塵外不假矜莊自然高邁薦寵後進不遺餘力擿奇掇英如自已出羣士慕嚮競拽其裾主盟吾道期繼歌蘇忽焉及此士失楷模失聲相吊有淚沾濡嗚呼哀哉嶋奥從早歲謬忝公知親惟外叔義實師資飲食教載其施不背厚德莫報寧知我悲臨穴長慟何痛如之嗚呼哀哉伏惟尚饗許有壬文集題陳璧家藏簡齋墓誌後靖康板蕩思陵蹢躅東南中原士大夫有能自拔以從其君於間關流離之際丁急賢之會收録宜何如然用之而未至者人也得之而復失者天也簡齋陳公既參大政尋以疾辭遂至不起用世之學不究其施豈非天乎君子於此有以見勝國之不能復有中土也世知其詩之工而不知其心之苦若向來萬里意今在一牕間之句予每三復而悲之墓志有不能盡者焉

陳康年

清源志陳康年字季昌政和壬辰上舍選知海陽潮陽縣捐俸金代逋賦運私穀賑飢民當路交薦通判潮州行郡事寇黎盛犯境嚴備卻之歷官二紀餘無有瑕疵之者居鄉薦誼李文肅尤加敬之哭以詩云公廉無吏議重厚有鄉評孫謙淳熙辛丑進士終莆陽校官。

陳括

紹興正論括字叔度蘄州人有弟名杲者始徙西安之章戴仕至龍圖閣直學士括其從弟也擢政和三年進士之科紹興六年以新江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除御史臺檢法官捌年三月罷是年四月詔爲大理寺丞主管右治獄七月王倫假端明殿學士爲奉迎梓宮使

遷括金部郎官假徽猷閣待制副之先是論請括自副有携省劉入寺者日晡括户扃户扣門云有省劉呈待制括荅云此是陳寺丞宅竟不納其人逡巡而退明日括堂白云方多事時臣子不敢辭難若朝廷遣臺省諸公括願爲之副如欲使括介王倫之行必不敢奉命檜怒於是以閤門事藍公佐代括而黜括監浙東酒稅日下出國門久乃得祠不及檜之亡而卒孫汶登紹興七年進士第。

陳

陳博古

通川志徐良弼撰墓誌云公諱博古字守約家富于訾兄弟皆治產業公獨慨然志於學舍法中公優等升貢郡守朱公彥落海山樓成公預坐獻詩曰門外海濤奔鐵騎檻前山背擁金鼇守大稱賞自是期公以必掇高科未幾果於政和五年何棗牒及第調處州刑曹宣和中爲江州德化縣尉獲强盜轉從政郎建炎初從大守劉公龍圖之辟爲本州司法潰兵張敵萬以兵圍城是時守貳遷治海門之崇明鎮公攝郡事雖以力不敵城陷被執而公毅然不爲賊屈賊亦不能加害於公大守部刺史莫不嘉公之有守各以名薦于朝改宣教郎知泰州海陵縣時紹興五年也賊兵再犯淮保守有功轉奉議郎繼以磨勘轉承議郎公之爲邑適承兵革之餘民俗凋瘵專以撫字爲意而郡守迫於軍期科歛不時公累爭之一日以蓋營寨立命敷蘆席數以萬計公執不可愈力守盛怒震喝公自是鬱鬱不樂再宿而歿二子以喪歸殯既久適有

一僧自鎮江焦山來訪尋其家且求公遺像而圖之詰其所以則云本寺主僧一夕夢迎伽藍神問姓名則云前任海陵縣承議陳公主僧異其事故遣其圖畫公遺像而去二子祺禔皆世其業祺累舉於禮部禔亦爲一鄉之善士云

陳能千

建安志 陳能千字勉仲浦城人登以行藝貢辟雍政和五年升上舍免試禮部故相何㮚牓解褐授將仕郎江東提舉司屬官繼爲和州工曹改宣教郎除太學正未赴用顯謨閣直學士康執權薦對除通判湖州丁父憂服闋再倅宣州奉祠官至承議郎以致仕轉員外郎年五十七

陳起宗

蘇州府志 陳起宗字興祖少入上庠踔厲有聲連冠多士諸公皆歛衽以避一日歸省屬同舍生爲投試卷起宗業禮記同舍嫉之輒易以周禮迫試乃告起宗遂用周禮試復第一登政和五年進士第四年三十七以徽猷閣學士知并州卒起宗善談辯詩篇灑落驚人有陶謝風韻備載家集與起宗同年者錢觀復張栅也

陳汝楫

宋朱晦菴大全集 朝散郎致仕陳公行狀本貫泉州同安縣永豐鄉感化里曾祖珠故不仕祖彥嗣故不仕考禧贈右朝請郎妣吳氏封安人公諱汝楫字濟夫政和八年上舍出身補官廸功郎建州工曹掾屬官省不行調南劒州順昌主簿秩滿正權漳州司戶參軍行長泰事代爲漳巖主簿丁內外憂終制升從政郎爲汴州司法參軍未行改宣教郎轉奉議郎知汀州寧化縣丞追榮其考以承事郎孺人告第四加至今官封而公自寧化罷歸歷承議朝奉朝散郎凡十年不調晏如也年六十一以紹興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公自始屬疾即使其弟爲奏上請得致仕郎未報疾革召親戚常所往來者告語屬其子而逝既尚書下公請事如章而公不起矣公在事以廉勤自約勑所至有能聲爲大府部刺史所知事有他吏所不能辦者皆以諉公公爲辨治日以謹力在長泰直歲不收公力爲言得蠲田租什之三在漳巖尉老病不任事以公代易會民余勝蘇居群黨攘敓爲姦公悉禽取寘之法民乃安朝廷嘉錄其功改中都官而龍圖林公遹守南劒翰林綦公崇禮守漳州皆嘗論薦之在寧化興學校治稷屋聚經子史氏群書以教其人始寧化以武爲俗民不見義至是學者彬彬焉公自是歸杜門里閈非歲時慶

問未嘗出入閭巷詣公府鄉人欽愛而仕者安之公亦自適恬不以進趨干其意可謂善人君子矣而壽不遐於公猶爲有憾也公兩娶黃氏皆封安人後安人左宣義郎致仕之女亦先公卒子男一人恍以公恩補將仕郎女一人未笄熹先君子吏部府君與公同年進士也熹之來此不及拜公矣公嗣子恍將葬公於某山之原以公行事授熹序次將以求志於作者熹謝不能而其請不已既不得辭乃取所論蹇具著其大者如右時紹興歲次乙亥人日左廸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管學士朱熹狀

陳橐

宋史 列傳陳橐字德應紹興餘姚人入太學有聲登政和上舍第教授寧州以母老改台州士曹治獄平允更攝天台臨海黃岩三邑務越州新昌令皆以愷悌稱呂頤浩欲援爲御史約先一見橐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身耶謝不往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二年五月召對改秩六月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八月詔以宰邑有治行除江西運判瑞昌令倚勢受賂橐首劾罷之期年所按以十數至有望風解印綬者以母年高乞歸養詔橐善撫字移知台州有五邑嘗攝其三民懷惠愛越境歡迎不數月稱治母喪邦人巷哭相率走行在所者千餘人請起橐詔橐清謹不擾治狀著聞其敕所在州賜錢三十萬橐力辭上謂近臣曰陳橐有古循吏風終喪以司勳郎中召累遷權刑部侍郎時秦檜力主和議橐疏謂金人多詐和不可信且二聖遠狩沙漠百姓肝腦塗地天下痛心疾首今天意既回兵勢漸集宜乘時掃清以雪國恥否亦當按兵嚴備審勢而動舍此不爲乃遽講和何以繫中原之望既而金孛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橐復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爲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爲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率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爲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爲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歲幣多寡聽我所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騁謬悠之辭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顧深鑒前轍亦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遵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爲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勳則梓宮太后可還祖宗疆土可復矣檜憾之橐因力請去未幾金果渝盟除徽猷閣待制知潁昌府時河南新疆初復無敢往者橐即日就道次壽春則頻已不守改處州又改廣

州兵興後廣東盜賊無寧歲十年九易牧守槖盡革弊政以恩先之留鎮三年民夷悅服初朝廷移韓京一軍屯循州會郴寇駱科犯廣西詔遣京討之槖奏廣東累年困於寇賊自京移屯敵稍知畏今悉軍赴廣西則廣東危矣檜以槖爲京地坐稽留機事降秩屢上章告老改婺州請不已遂致事又十二年以疾卒于家年六十六槖博學剛介不事產業先世田廬悉推予兄弟在廣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私室既謝事歸判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爲風土賦論近世會稽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云論見李燾傳

陳湜

清漳志陳湜龍溪人政和間嘗有牙媼遺珠於其門莫記其所久之媼造其門四顧若有所物色公呼問之媼曰嘗遺珠爲主迫取雖市屋鬻女度不能償公曰第言其狀當爲汝訪求之媼以實告公全歸之媼警喜呼爲父拜謝而去里有喪多假婦女首飾繒綵器皿以事莊嚴有遺白金器者公因往弔見而拾之屢問掌事者器皿有遺否掌事數人方倉皇求之未得公即出於袖中歸之鄉人詠歎不已公嘗夢人告之曰汝壽終七十二後享壽八十四蓋陰德之報也見教授吳勲記

陳大謀

清漳志陳大謀龍溪人登政和第特科援之子歷任之廣東提舉學斡初與其弟大誥大訥同時歲貢守黃因舉送特爲一詩以美之有政和天子丙申年兄弟三人同得仙之句鄉人榮之

陳熙

臨安郡續誌陳熙字煥然臨邛人政和間游太學三預薦送以特恩廷試釋褐授廸功郎監蜀州永康茶稅再調主雙流簿紹興初大將宿兵蜀口發東西州民轉粟給軍民力疲弊死於道者相枕藉部使者檄公代縣令部運至涪上既至則又檄以至軍前諸縣規賞黽勉爭進公曰民病矣安可復駈以至遠爲民得罪且不恨遂委粟於涪放散民丁甫還任即致其仕以歸特恩加承事郎賜品服優游家居自號磻石居士晚好煉丹之術呂仙翁嘗訪之

陳九齡

宋馮縉雲先生集和州通判陳公墓誌銘公諱九齡字壽翁本陳宗室文帝封璘爲安成侯於公蓋十三世祖璘生鄱嗣侯從主入隋居長安鄱生愿生允文允文生處仁處仁生拱爲唐中武節度使拱生成之守同州成之生耀卿爲昭宗右拾遺朱溫篡辭入

緱氏山戒子孫無出仕耀卿生餘慶餘慶生維猶守祖訓有隱德晏元獻公力薦於朝凡三召乃出授御史秉行即公曾祖也祖文政徙居華州之蒲城父子從元豐中與兄都水監主簿子雅上書論新法得罪公生十年而父母俱喪能以學行自植立再貢禮部再黜留太學十年游益廣學益成文益不合有司宣和六年以恩授濟州文學調水洛城主簿改懷德軍司刑曹事靖康入蜀授成都靈泉安仁二縣主簿監眉州酒務改右宣義郎除通判和州未赴卒享年六十有六實紹興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也臨終却粒飲水三日沐浴衣冠精爽如平時囑家人居喪祭享遵用古禮毋爲佛事娶潘氏生男漢傑以軍功授承信郎再娶張氏生男邦傑以宰相薦經術精通論事切直授右廸功郎湖廣江西京西路總領司准備差遣女舜華適進士党普再娶翁氏生男庭傑早卒朝傑應進士舉女淑適宗子伯瑾舜英未笄孫男觀復女二人漢傑等將以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公于嘉州峨嵋山之麓邦傑以某嘗與公同僚知公泣拜請銘其幽穴夫國朝以五舉恩待遺逸其人皆老故僵起百爲一日諉以事宜練達絕少年諸生有足觀采然而寂無聞豈其晚暮惰氣重以時俗侮易遂落寞以盡使真有所蓄積出必大肆老且更壯若是者何其疎闊也惟公剛介之節深樹本根不爲得喪壯老慟憾遇事精魄健銳顧出盛年得意上數等人亦不敢視以耄憊必敬畏信服嘗攝安仁縣事於時丞相張公冨公其外家戚屬憚公不敢毫髮出形勢犯教令節制軍馬王彥常因公故人强牽挽致幕下公不得已一至劍門即棄去總領財賦趙開自謂心計精密比劉晏聞公疏列取予利病不覺失驚起立然公出忠恕竟背馳眉州酒務不法檄公按驗至則不鞫其臧獨以逋負上趙公不悅即令公代所按重困棄之公縱舊官補以逋額十萬義聲流聞比滿猶得子錢七十萬四倍常數後得貳和州使因出東南見鄉宰必有遇合不幸以死可悲也夫銘曰　學以今故不售志以位故不究惟豐其廩而嗇其施所以昌其後者邪

陳璟

宋楊誠齋集西和州陳史君墓誌銘君諱公璟師宋其字陳其姓新蔡人也今居袁之宜春胄出舜後嬀滿朝奉郎守司農少卿贈銀青光祿大夫式者其曾祖朝請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之純者其祖朝請大夫贈正議大夫升者其考贈碩人鼎氏贈宜人徐氏者其妣也君某氏出也以父任歷鄂之蒲圻韶之曲江主簿澧州司理參軍未赴丁母憂除喪爲贛之會昌令又爲靜江府義寧令以薦者改宣化郎知筠州

高安縣通判德安府知開州西和州未赴西和請爲祠宮改主管建昌軍
仙都觀卒年六十四終官朝散大夫君在蒲圻適武昌軍壘增葺區廬發
諸縣屬役它邑良擾獨君所即工取佛老之廢宮以爲材僦市井之庸保
以爲使不日而成卒衆交賀而田里罔覺嘉魚缺令諸部使者檄君攝之
邑之地卑背江面湖每歲挑花水生環邑之境匯爲巨澤亘數百里三邑
之民不可以稼政和間唐令築萬項隄以鄣之隄潰四十年莫之能復君
率乃僚行視故跡荒度地勢於是徙廣就陿舍舊相新距故隄三百舉武
因兩山之阨搤外水之咽發耕者七百人治之勞賚勸相勉以久利董以
大家三旬而隄成截若霽虹隱若金城連歲大穰民厭魚稻民歌之曰馮
夷不仁兮奄吾疇以爲湫天惠陳侯兮涸彼湫以爲疇黃雲兮被野后稷
欣欣兮乘白雲而來下一飯兮祝侯與大椿兮相永乎春秋總領王公炎
閒而薦之後爲樞使又薦之君在會昌屬摘山之盜突入贛境張甚君首
揭格外賞募猛士以螫孤爲前鋒盜退大守侍郎陳公天麟表其績以父
憂去義寧地雜蠻漢崇山複嶺商旅道斷而官自鬻鹽府散之縣縣散之
鄉故事皆強民售之君爲設場聽民自售罔不呼舞溪蠻間發衆以大盜
師旅之後加以年飢君專意撫字民用昭蘇蠻有吳其姓者黠而勇陰嘯
群醜時闖漢疆君以策縛致麾下諸酋出謝君勞饗之諭以忠孝開以福
既感悅而去一境寧謐帥劉焞漕梁安世合章薦之宜州蠻叛帥王卿月
招君議事遣往攝守君遜不敢當而條上平蠻方畧卿月用之蠻汔平定
高安茶租挈重君痛節百費以它賦之贏代民輸之民力頗寬政聲籍甚
冠冕一路太守侍郎俞公徵首薦之萬里相繼假守亦薦之君秩滿造朝
萬里祗召繼至復薦於朝而君已詣銓曹署德安郡丞矣有旨理爲中書
除命時戎帥兼知德安政用戎索鷹擊毛摯覘民細事以神其明道路以
目君每事盡規橫政小霽復州缺守諸部使者列于朝請以君攝凡五閱
月作水樓以代民兵之役嚴邊備以激義勇之士提舉尚書張公孝伯漕
使劉立義提刑張垓交章薦之辰蠻叛帥樞使王公蘭檄君議事將辟爲
真守君復遜不敢當而條上平蠻方略君凡再辭辟郡談者高之君至開
州治賦不擾而裕聽訟不察而明朞年而治民氣和樂迨暇訪求唐刺史
柳公綽韋處厚之遺跡而追和其詩句峽中爭傳之有嘉禾一莖九穗生
其境內部使者表其事以爲君之異政所致制帥龍學尚書劉公德秀率
茶使王某同薦之給事程公叔達中書舍人陳公居仁亦屢薦之前後舉
者二十餘人既歸自蜀意已倦飛得請祠官超然自得悠然自放廼築池

館廼壓松竹芳晨勝日策杖孤往詩狂酒聖胥命同杜園翁溪友所至爭
席往往登山臨水吟風弄月窮日之力至夕忘返嘉泰二年十一月朔子
孫方羅拜稱賀君忽慨然曰吾其歸乎皆問曰翁既歸矣又將焉歸君笑
而不答後五日夙興焚香立而逝云娶駱氏實王之裔也封宜人前一年
卒二子元勲從政郎前道州軍事判官元老將士郎後君數月卒四女長
適進士馮百藥次適文林郎泉州觀察推官孟兗皆前卒次許武德郎贛
州正將夏用中之子允德次許進士昜光廷之子孫男二人衍衢治命以
納祿之澤奏補衢孫女二人居幼君色粹氣溫表裏如一可愛可親至涖
官謹度遇事必爲凜凜不可奪然睦家庭篤親故上信誼下勢利聞人一善
若已有之見人急難若身逢焉尤爲龍學尚書劉公所知公帥長沙道宜
春聞君之喪親臨弔焉哭之慟穟之涇撫存其孤意惻惻也元勲將襄君
大事以夫人駱氏祔焉諏之玄夫重告曰其歲癸亥其月辛酉其日丙申
茲謂良辰縣曰宜春鄉曰信義里曰德成原曰貂石茲謂良宅廼走一騎
持李監獄逢原所書官簿求請銘銘曰世罔能吏何以立我事我事未立
我民已泣世之惠人何以字我民我民弗字彼姦蒙仁有煒陳君罔臨不春
有惠之政無惠之病有能之能無能之稱謂無知已薦累其紙謂不逢時
手兩其麾俾或克壽可量厥就未就
而姜何司爲斯爲君問天天且弗知

陳紹

宋陳止齋集族叔祖元繼壙誌維陳氏自福之長溪縣觀儒鄉
擢秀里徙溫州瑞安縣忱遊鄉固義里譜凡七世傳良生晚猶
及諸祖父行皆厚重不察察大人也府君諱紹字元繼於祖行最少傳良
及詳其爲人里中有故或衆不能合族中有故或獨不能支必須府君至
後集夫人善助之日以酒肉飲食人時出嬉遊冬歲必爲具燕少長至僮
僕不遺其用度如不節而家訾倍於疇昔府君生崇寧二年卒於乾道二
年十月丙戌夫人生元符元年卒於淳熙十三年二月丁卯府君以淳熙
五年十二月丙申葬於所居里西尖之麓至慶元二年十二月庚申而夫
人祔二子宏中定中女適劉宋鄉朱克明謝邦基孫男四人詵宗澹宗洙
宗汾詵早卒宗洙爲兄之子方中後澹洙皆國子進士女一人傳良諸孫也

陳一鳴

宋史浩鄮峯真隱漫錄福唐陳君時可墓表　重和元年
二月進士陳君諱一鳴字時可年四十一以疾終于寢宣
和二年正月葬于其鄉福州侯官縣董平山祖塋之側紹興二十八年十
一月上郊圓丘男諤通籍于朝始贈君右承事郎於是諤持左迪功郎南

劍州司戶參軍黃謙狀來請識將以石表於墓下予與諤嘗同僚義不可辭則以狀實叙次之謹按君曾祖象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祖褒父萬夫皆隱德弗仕自君叔祖侍讀樞密直學士襄以正直鯁亮受裕陵知時大臣既更新法嗜進者合一辭和之學士公首言青苗不便及薦司馬溫文正公等三十三人皆弗合大臣意官用不大顯其後所薦三十三人者相繼登宰輔或爲名卿才大夫人曰陳公之舉不凡矣今天子即位得其薦疏遺藁乃告天下舉士其以陳某爲法由是福唐之陳益以鼎鼎甲天下承光藉潤實始有君君於是生六十日而孤自幼已自立不與俗浮沉崇寧大觀間用事者方以老莊清談放蕩之說表裏王氏新義至春秋聖人之作反禁不用君慨然即侍讀公舊居安德之僧舍葺讀書堂取五經及春秋諸傳百家子史日誦吟不絕口久之盡通其義出從多士輒巍然居上游然率用所學背時不在甲乙第議者謂君與侍讀公雖出處殊致至所向不苟合實若符契云安知君得志風烈議論不隱然與前人齊而尚止於斯乎君娶郡人吳氏千里之曾孫思之孫介夫之女笄而拜舊於廟奉其姑于堂烝嘗脆甘犯禮且時凡君之行著于鄉閭于家人親戚故舊乏者得所濟而後生者得所矜式皆吳氏之助吳氏得年四十八後公七年宣和六年正月卒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從君之兆而窆以諤故贈孺人生一男諤也四女人適許昌言黃俊民連景先幼爲尼三孫男翰幹恩奏諤今爲右通直郎新通判興化軍事所至有能聲予知陳氏之積其來有原其後有承而其興未有既也寵靈荐至將拱而可待若夫族系之所來載之侍讀公之譜之傳且有家集在得不復云

陳堯臣

王明清揮麈錄宣和初徽宗有意征遼蔡元長鄭達夫不以爲然童貫初亦不敢領畧惟王黼蔡攸將順賛成之有謀者云天祚貌有亡國之相班列中或有言陳堯臣者婺州人善丹青精人倫登科爲畫學正黼聞之甚喜薦其人于上令御命以視之擢水部員外郎假尚書以將使事堯臣即挾畫學生二負俱行盡以道中所歷形勢向背且繪天祚像以歸入對即云虜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謹寫其容以進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上大喜即擢堯臣左司諫賜予鉅萬燕雲之役遂決時堯臣方三十三歲遷至侍御史會蔡元長復將預政事黼誅堯臣望風上疏以元長前日不合人情狀攻之初榜朝堂然上猶眷元長黜堯臣爲萬州監稅而

元長竟不告廷堯臣寢是行黼敗堯臣亦遭斥建炎中監察御史李寀疏其爲黼鷹犬誤國之罪始詔陳其名初秦檜之主泮高密堯臣以滄州掾曹同爲京東漕司試官因以甚厚會之擅國遂盡復故官雖不敢用招之武林每延至相府欵密敘舊堯臣以前所錫萬金築園亭于西湖之上極其雄麗今所謂陳侍御花園是也會之殂湯致遠爲御史欲露臺評而周爲高方崇堯臣之妻兄致遠之腹心力回護之遂免竟以壽終李仁父長編載胡交修繳其祠命之章尤摘其姦其嗣懇爲高作行狀以蓋前跡爲高後亦悔之會建炎時前御史敢於國門外建第以此可見爲高之子鄉云堯臣子倚今爲卿

武陵新志 明清揮麈後錄載周鄉所記陳堯臣決伐燕之策蓋出於天下公論而堯臣之子倚以財推行都張全真參政日載真偽作一積可以但作全真文字近覽李仁甫長編云紹興元年正月四日辛丑中書舍人胡交修言人臣之罪莫大於誤國自古誤國之禍莫大於燕雲之役者燕山議首與夫用事之臣大者誅戮次者流放而陳堯臣者獨仍舊故秩廩食縣官置而不治豈所以上慰宗社之神靈四方之痛憤哉堯臣爲國召亂不知罪惡之重乃敢自引於乞爲郡守今雖爲宮祠叨切食祿臣愚伏望睿旨削奪堯臣在身官爵投竄遐方以懲其惡以謝生靈爲後世臣子誤國之戒詔堯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旨揮更不施行書之于編益知鄉之言不虛誣且非明清之私意事見長編第一百五十九注後閱中興日曆宰執奏乞行遷責高宗云豈可以因乞差遣反遭貶邪止罷祠焉

陳懿

宋許景衡橫塘集 陳通直墓誌銘陳公諱懿字公美溫州平陽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公美慈順謹飭遇人歡然無間人美事寡嫂彌謹撫其二女皆得所歸常曰吾弟孝友即我死尚憂身後乎公庶幾成吾志手抄群書授之早夜課其誦讀稍長俾從師營其資給艱甚而無厭怠色未幾其子桷以上舍生擢甲科聲稱翕然歷官太學秘書省每退食侍側必問所讀者何書所游者何人所討論者何等典故桷具以對曰毋忘學毋交非其人蓋友所以輔學也吾聞某人某人賢者亦嘗從之游乎故凡桷所與往還多名人其操履醞藉尤爲賢士大夫所推許蓋有所授之也公美以其子之恩四封爲通直郎致仕年若干宣和二年五月甲子以疾卒于京師明年某月甲子葬于福州長溪縣某鄉廣化寺之後山孺人某氏同邑人生二男子長即桷也以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

郎次曰某集進士若干女子婿曰某其一早卒餘在室孫若干人公美重然諾與人交有終始振其急難唯恐力之不逮也故聞其卒皆爲之出涕其柩東歸有越數百里迎拜致奠者行路嗟異之而邦人滋以其長者爲可惜也將葬其子以書來告曰先人以里閈故辱公知今葬宜有銘敢請某曰嗚呼公美善事其兄善教其子善與人交其可考不誣如此稱方知名當世則公美之名不泯於後世必矣然其事則不可不識也故銘之以遺其子俾刻石納于墓隧云

陳遘

宋史忠義傳陳遘字亨伯其先自江寧徙永州登進士第知莘縣爲治有績魏尹蔣之奇馮京許將交薦之知雍丘縣徽宗將以爲御史而遭祐甫憂畢喪爲廣西轉運判官蔡京啓蠻徭地建平從允三州遘言蠻人幸安靜輕擾以兆釁不可京惡之以他事罷歸旋知商州興元府入爲駕部金部員外郎張商英得政用爲左司員外郎俄擢給事中會商英免相蔡薿攝封駁力沮止之遘懼請外以直祕閣爲河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徙陝西召還京師而蔡京復相再使河北徙淮南帝將劾置發運使命選諸道計臣有閥閱者執政以遘言京曰職卑不可用顧更選帝曰可除集英殿修撰使往京乃不敢言遂爲副使未幾升爲使朝廷方督綱餉運渠雍澁遘使決呂城陳公兩塘達于渠漕路甫通而朱勔花石綱塞道官舟不得行遘捕繫其人而上章自劾帝爲黜勔人進遘徽猷閣待制宣和二年冬方臘亂詔以屬遘遘言臘始起青溪不及千古今脅從已過萬人又有蘇州石生歸安陸行兒皆聚黨應之東南兵弱勢單士不習戰必未能滅賊願發京畿兵昂澧槍盾手兼程以來庶幾蜂起愚民不至滋蔓帝悉行其言加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治于杭時縣官用度百出遘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其役總制使翁彥國倣其式號總制錢於是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自兩人始也又言妖賊陵暴州縣唯搜求官吏恣行殺戮往往斷截支體探取肺肝或焚以鼎油或射以勁矢備極摧毒不償怨心蓋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騷動不知勢極積有不平之氣結於民心一旦乘勢如此可爲悲痛此風不除必更生事臣願采摭官吏姦贓尚仍舊習者按治以聞重寘于理許之又進學士凡所施置以御筆先下於是劾越州王仲嶷糾市民造金茶器減直買軍糧券而以私錢取之仲嶷坐黜杭經臣冠後河渠堙窒邦人以水潦爲病前守數請于朝皆以勞費輟役遘以冬月檄真揚潤楚諸郡凡守牌綱卒悉

集治所先是當閉牌群卒無以食率凍餓不自聊聞命相率呼舞以來者二千人用其力治河不兩月畢杭人利焉從河北都轉運使進延康殿學士歷知中山真定河間府欽宗立加資正殿學士積官至光祿大夫復爲真定又徙中山金人再至遘冒圍入城堅壁拒守詔康王領天下大元帥命遘爲兵馬元帥受圍半年外無援師京都既陷割兩河求和遘弟光祿卿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遘遥語之曰主辱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寧當賣國家爲囚奴乎適泣曰兄但盡力勿以弟爲念遘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賊總管辭遂斬以徇又呼步將沙振往振素有勇名亦固辭遘固遣之振怒且懼潛乘刃入府遘妾定奴責其輒入振立殺之遂害遘於堂及其子錫并僕妾十七人長子鉅以官淮南獲免振出帳下卒譟而前曰大敵臨城汝安得殺吾父執而捽裂之身首無餘城中無主乃開門出降金人入見其屍曰南朝忠臣也斂而葬鍇鐵柱寺建炎初贈特進遘性孝友爲人寬厚長者任部刺史二十年每出行郡邑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濁吏嘗薦王安中呂熙浩張慤謝克家何鑄後皆至公輔世以爲知人適由開封少尹衛尉少卿至光祿卿是彼也金人執之以北後十年死於雲中

陳過庭

宋史列傳陳過庭字賓王越州山陰人中進士第爲館陶主簿澶州教授知中牟縣除宗子博士何執中侯蒙器其才薦之擢祠部吏部右司員外郎使契丹過庭初名楊庭辭日徽宗改賜今名時人或傳契丹主苦風痺又箭損一目過庭歸證其妄且勸帝以邊備爲念遷太守少卿起居舍人宣和二年進中書舍人纔七日遷禮部侍郎未盡一月又遷御史中丞兼侍讀睦寇竊發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與權貴迕翻陷以不舉劾之罪罷知蘄州未半道責海州團練副使黄州安置三年得自便欽宗立以集英殿脩撰起知潭州未行以兵部侍郎召在道除中丞杓入見帝諭以國家多難每事當悉意盡言於是節度使范訥丐歸環衛過庭因言自崇寧以來建旄鉞者多不由勲績請除宗室及將帥立功者餘並如訥例又乞辨宣仁后誣謗姚古擁兵不援太原陳其可斬之罪七竄諸嶺表進禮部尚書擢右丞中書侍郎議遣大臣割兩河與金耿南仲以老聶昌以親辭過庭曰主憂臣辱願効死帝爲揮涕歎自固遣南仲昌及城陷過庭亦行金人拘之軍中因留不得還建炎四年卒於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

司諡曰忠肅名臣言行錄過庭爲右司凡四年時大臣各立黨不協同列或陰爲向背唯公無所附也上曰陳過庭中立不倚者也公見自壬戌至戊辰七日之內彗星見於天之東北奏曰夫以陛下恭儉憂勤仁民愛物施於四海不宜致此災異故凡明於天象者皆曰此金賊滅亡之象稽之天理驗之人事金賊殘暴自取滅亡決有是理雖然天道幽遠儻以幽遠而忽著明之戒似非古先哲王正厥事以應天變之義況戎狄未殄寇盜未平主威未振國勢未强權綱未舉紀律未嚴是非未明賞罰未當罪人已得而未加明刑寬詔已頒而未蒙實惠倉庫未盈私室未富貴近之列未得正人州縣之間未皆廉吏命令數下而數易羌除屢報而屢移朝有姑息之政吏多冗濫之負如是則星象垂戒其可忽乎切自警畏內修德外修政進君子退小人獎廉潔蠲苛擾修兵甲選車徒備邊陲儲粮食恤民隱去冗吏除弊源庶幾去災爲福矣

陳康伯

宋史 列傳陳康伯字長卿信之弋陽人父弥仲提舉江東常平康伯幼有學行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累遷太學正丁內艱貴溪盜將及其鄉康伯起義丁力逆擊俘其渠魁邑得全建炎末爲敕令刪定官須脩紹興敕令尋通判衢州攝郡事盜發白馬原康伯督州兵濟王師進討克之除太常博士改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高宗進蹕建康康伯以職事過闕得對因請擇大將上開納紹興八年除樞密院計義官累遷戶部司勳郎中康伯與秦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康伯在郎省五年泊然無求不偷合十三年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金至汴將晡不供餉閉戶卧勿問入夜館人扣戶謝不敏亦不對後因金使至詔康伯館伴端午賜扇帕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知全州海盜間作朝廷遣劉寶成閔逐捕康伯以上意招懷盜多出降籍爲兵久之不逞者陰倡亂康伯訊得實論殺之州以無事秩滿三奉祠垂十年檜死起知漢州將出峽召對除吏部侍郎康伯首請節用寬民凡州縣取民無藝許監司互察臺諫彈劾尋兼吏戶部乞約歲用會所入儲什之一二備水旱奏上議竟不決兼刑部前此有司希檜意興大獄康伯平讞直寃士大夫存殁多賴之除吏部尚書宰臣擬用權尚書出命高宗顧曰朕且大用何權爲尋拜參知政事自孫道夫使北還已聞金以買馬非約爲言朝廷特恃和康伯與同知樞密院事王綸白發其端綸使還乃言知好無他康伯持初論不變九月以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例賜銀絹康伯固辭減半又辭兼史院上嘗謂其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又命與

湯思退輔政事勿憚商論惟其當而已康伯言大臣事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非惟不敢亦素不能高祖嘆其長者普安郡王居潛藩高宗一日謂康伯當以使相封真王今宜冠以屬籍於是詔以爲皇子封建王實三十年二月也明年三月拜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五月金遣使賀天申節出嫚言求淮漢地指取將相大臣且以淵聖凶問至康伯主禮部侍郎黃中之論持斬衰三年先是葉義問賀允中使還言金必敗盟康伯請早爲之備建四策一增劉錡荊南軍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諸將結民社各保其境三劉寶獨當淮東將驕卒少不可倚四沿江諸郡修城積糧以固內地至是召三衙帥及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尚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右相朱倬無一語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受命聘金憚不欲行康伯獨以爲已任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康伯勉周麟之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其不爲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以辭行罷尋貶責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當用張浚且乞斬張去爲以作士氣康伯以俊卿振職奏擢兵部侍郎九月金犯廬州王權敗歸中外震駭朝臣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獨具舟迎家入浙且下令臨安諸城門扃鐍率遲常時人恃以安敵迫江上召楊存中至內殿議之因命就康伯議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上聞之已自寬翌日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上意既堅請下詔親征以葉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上初命朱倬爲都督倬辭乃命義問允文尋敗敵於采石金主亮爲其臣下所斃而還方亮之犯江國人即立葛王褒三十二年始遣高忠建來告登位議授書禮康伯以誼折之於是報書使用敵國禮高宗倦勤有與子意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冊孝宗即位命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但呼丞相而不名康伯自建康扈從回即以病祈去位不允明年改元隆興請益堅遂以大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上慰勞甚勤且曰有宣召慎勿辭宰執即府餞別百官班送都門外已又辭郡丐外祠除醴泉觀使二年八月起判紹興府且令赴闕奏事復辭未幾召陪郊祀時北兵再犯淮甸人情驚駭皆望康伯復相上出手

札遣使即家居召之未出里門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親故謂康伯實病宜辭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家危當興疾就道幸上哀而歸之爾道聞邊遽兼程以進至闕下詔子安節婿文好謙掖以見咸拜賜坐問日一會許肩輿至殿門仍給扶非大事不署敵師退尋以目疾免朝謁卧家旬餘一奏事乾道元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康伯起陪祠已即告歸章屢上不許一日出殿門喘劇輿至第夢年六十有九贈大師謚文恭擇日臨奠子偉節固辭乃止命工部侍郎何俌護喪歸二子偉節秘閣安節賜同進士出身五辭不受上手札批諭寄留省中以成其美康伯薨給還之慶元初配享孝宗廟庭改謚文正論曰陳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梁克家才優識遠謀國盡忠至若汪澈之論事忠慤薦達人才葉義問直言正色掃除秦檜餘黨然不長於兵臨敵失措豈優議論而劣事功者歟葉顒清儉正直而衡才智有餘蓋亦一時之選云

陳康伯傳以登科記宰輔拜罷錄李志傳係年錄徐夢莘北盟集編炎興續補朱熹語錄沙隨程迥言行錄修康伯字長卿信州弋陽人或曰本亳州人宣和三年何彙榜登第紹興初爲勑令所刪定官出通判衢州五年提江南東路茶鹽公事六年除太常博士八年遷屯田員外郎尋遷戶部員外郎從司勲十三年除軍器監康伯與秦檜有舊及在朝路澹然無求檜常稱其靜重焉十四年除權吏部侍郎以將出使也於是虜始遣烏延和來賀天申節康伯假本部尚書充接伴使因命爲報謝使十五年虜復遣元顏宗永來賀生辰康伯仍充接伴使既入境上以端午賜扇帕宗永言本國是日例賀且接伴使副同之乃敢受康伯以舊制却之或謂康伯此細事朝廷必不惜康伯曰今曲從之後爲例不復可改且辱命自我始況所求或無厭寧能盡從之乎宗永卒受賜因自辯數曰接伴慢我朝廷聞之懼生事言者論康伯罷之出知泉州尋提舉江州興國宮二十五年始命知漢州未上除吏部侍郎二十六年得旨措置戶部財賦康伯言當節妄費以寬民力請令監司察州郡支用如權攝饋遺借請批券諸不如法者不則臺諫彈劾從之二十七年兼侍讀尋除本部尚書康伯辭兼領措置戶部財賦許之九月除參知政事二十九年六月兼權樞密院事九月拜右僕射同平章事湯思退自右揆遷左上語康伯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不惜商量康伯奏曰大臣論國事進退人才自當盡心若媕婀取容植黨自固臣不敢也初逆亮有南吠之意賀允中葉義問相繼使還言虜必敗盟而朝廷未之信也至是

兵部尚書楊椿言於康伯曰迹虜敗盟其兆已見今不豫備悔將奚及康伯因與椿策所以防虜之術如兩淮諸家各盡分界使自爲守措置民社密爲寓兵之計淮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倚沿江州郡增壁積粮爲歸宿地皆其目也康伯見上言虜謂我和好茲久而兵備施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甚悉上嘉納之勑令書成還一秩三十一年三月拜尚書左僕射五月金國賀生辰使副高景山王全入見全升殿報淵聖皇帝上僊聲言索漢淮故地指求湯思退以下將相大臣及內侍凡四名來南京議事廷中震懼報欲虜使去乃發喪權工部侍郎黃中聞之馳白康伯曰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之節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問馬將何以對於是始議發哀成服調兵守江淮之策天節免百官上壽集侍從臺諫于都堂議起兵康伯傳旨云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知樞密院周麟之已受命充金國起居稱賀使已而聞亮親提兵謀大舉懼上疏言遣使無益虜必殺臣以動兵疏入上震怒康伯見麟之勉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上若遣康伯聞命即行雖死可避十月王權敗師于淮西朝野岌岌上詔楊存中與宰執對于內殿上諭以欲散百官浮海以避之康伯曰不可遂定親征之議十月諜報虜將瞰江下詔親征傳檄諸國慮東京留守葛王褒自立十一月亮爲諸酋所薨報至康伯請率百官賀上曰未須爾俟到汴京與卿等同慶十二月駕幸江上視師邊報淮東虜騎皆遁去在和州者尚三萬餘康伯奏給招安旗榜雖女真槩與補官萬戶許授節鉞餘視爵秩高下更超等換授白身人特命之官開以生路庶幾束手來歸也上曰彼雖夷狄亦人爾首惡止亮一人若槩殺之朕不忍爲也三十二年正月上至金陵有上書言進取者康伯不能決上命侍從臺諫議集議可否群臣皆無言唯請回蹕臨安而已二月上還臨安初虜騎臨江朝臣震怖遣其孥它適上懲維揚之禍百官般家者皆不問比虜退家在城中者惟康伯與禮部侍郎黃中兩人而已三月金國遣元帥府左監軍高忠建報登位先是閤門定授書之儀略於汴京故事詔館伴徐嘉以示忠建忠建固執上特許殿上進書及升堦猶執舊禮康伯以誼折之忠建語塞乃請宰相受康伯奏曰臣爲宰相難以下行閤門之職忠建奉書跪不肯起廷臣相顧愕眙康伯呼嘉至榻前厲聲曰館伴在館所議何事嘉徑前掣其書以進虜氣沮及面授報書始用敵國禮亮之立也秦檜白遣柄臣往賀至是命起居舍人洪邁假翰林學士知閤門事張掄假鎮東節度使副之用舊禮也五月甲子詔皇子瑗立爲皇太子乙

亥內禪康伯等陛殿奏言臣等輔政無狀聖恩貸而誅今陛下超然高蹈
臣等不勝欣贊但自此不獲日待清光犬馬之情不無依戀因再拜泣下
上亦爲之揮涕曰此事斷自朕意卿等宜悉力輔嗣君康伯等奏曰皇太
子賢聖仁孝天下所知但聞謙遜大過未肯即御正殿上曰已再三邀留
矣上入宮內侍扶掖皇太子至御榻前拱手側立不坐康伯率百僚賀陛
殿奏言願陛下正南面以副太上皇帝付託之重天顏愀然曰此大位懼
不敢尚容辭遜太上皇帝即日駕之德壽宮十二月兼樞密使隆興元年
十二月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信州尋充醴泉觀使二年拜左僕射兼
樞密使乾道元年加少師依舊大觀文致仕沙隨程迥知名士也嘗言虜
亮謀入寇近習有唱爲幸蜀之論者康伯痛詆斥之忠誠懇切上爲感動
計得不行當時朝士皆知之而日曆不敢書墓銘行狀無所載後十五年
迥以語士大夫已不謂然矣況千載之後惜乎哉上饒志陳康伯字長卿
紹興三十一年拜左丞相隆興元年乞去章十數上十二月制授少保觀
文殿大學士進封福國公判信州用韓忠獻王領鄉郡故事寵之明年遂
再入相位乾道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入對午漏未盡數刻退至殿門喘劇
輿歸牙遂不起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三日贈太師勑入內內侍省押班

賈玩主管葬事詔大常討論宰相薨于位典禮賻銀絹三千疋兩賜水銀
腦子以斂謚文恭擇日臨奠命權工部侍郎柯倫護其喪以歸以姪大節
添差江東轉運司屬官本州應副葬事一再遣官致祭官其親屬十一人
賻䘏之典極其哀榮蓋公之在相位也值虜亮恃其强大以間不虞欲躡
符秦魏燾之躅衰其兵六十萬號百萬踰淮壽略滁和踐蹂真陽之間氊
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雖師出無名天地鬼神怒而不赦然凶焰猝迅遠
近大震公時以謀議輔佐天子雖同列間有遣家室先去者公屹然不動
氣貌自如遽書警奏緣手裁決一時言兵事者皆得展盡底蘊擇其長而
用之人恃以安會中書舍人虞允文趣師趨采石虜不得渡偏將李寶入
膠西焚其戰艦荊鄂軍又順流南下虜勢大屈其酋益憤約其黨三日畢
濟過期盡醢之悵下遂變驛至公入賀高宗曰此卿輔佐之力也鑾輿勞
師建康天威所臨虜聞之一夕遁去是時軍興國家調度百出所費不貲
而暴征橫斂不及於郡縣閭里從容若無事時民至今追頌之高宗素有
與予之意朝夕協贊以決大議挺然有古社稷臣之風此所以兩朝眷獎
之異始終無間者歟始時公方罷相而虜復侵邊以左僕射湯思退都江
淮繼策免警報益急人情大駭望公復用上親札遣中使卧家居起公復

以爲相制出中外皷舞公之未至太學生數百人狀闕乞用公追公之來而都人夾道懽呼莫不以手加額其得人心如此公之薨也孝廟親御宸翰書其碑首曰旌忠顯德之碑後三年公之子偉節叩首闕下乞文劾之有詔翰林學士劉珙其俾汝銘其略謂公姿貌魁秀氣宇閎遠望之知其爲鉅人自爲諸生時持身甚嚴不知有世間浮靡事居家以孝友聞事後母秦國夫人尤篤敬愛其兄悉推先業與之待遇族姻鄉舊均有恩意其學一出於孔孟在人主前論事專以寬大開迪上心士大夫一時歸之凡所論薦唯賢與能不務主已或勸取士以爲門下用公曰是立黨也其可乎張浚有人望方再用也公推輓之備至公辭位又薦可復以爲相及見張浚絶口不言公爲接伴時以言者罷去後言者子來覔官公爲難色前後廟堂七八年同列自相好惡獨公守正周旋其間無所適莫後皆曰陳丞相長者不敢以毫髮厭望退朝危坐一室簾几蕭然不聞聲欬音天資冲粹類皆如此有文集三十卷溫閎簡古信乎有德之言也又謂臣嘗論公起布衣致位上台平時樂易和粹與物無競若不經意於世者及臨大事呼吸變化有安有危而謀猷靖深動合機會群公有不可及之歎世以爲度量似謝德望如楊綰用能運動樞極再安天下顯有丕績卒爲宗臣公之子偉節直秘閣安節賜進士第後爲郎未及顯用而死孫景參終於知太平州人皆謂能世其家公後配饗孝宗廟廷景參等有請改謚文正公姓氏遥華陳康伯進士翰林學士辛巳親征詔曰漢家之厄十世至光漢而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紹興年吏部尚書使金還知泉州漢州參政僕射平章特進封信國公進福國公再相封魯國公乾道元年少師致仕卒年六十九謚文正公其謚文曰成天下之一化者謂之文格君心之非者期於正宋名臣言行録太上皇帝臨御寓内三十六年始者北狄貪天之禍太上不忍南北之民蹈鋒刃遂屈已議和歲月已久而虜酋篡竊自立者恃其强暴衆兵號百萬氊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絶雖師出無名天地鬼神怒而不赦然函歛焱迅遠近大震時則有公以謀佐天子鎮定大事折箠而笞使自殺其驅而去豈不偉哉先是紹興二十八年孫道夫使還言虜將敗盟以關陝買馬爲言其謀不可測而廷臣猶幸其無事公首發其端太上命同知樞密院王綸往驗之虜酋頗相結難又葉義問報聘回知虜已聚兵公獨奏曰虜謂我和好滋久備必弛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太上嘉納之明年虜遣高景山來賀天申節果出慢言求淮漢地及指取將相近臣公奏虜違天道離巢穴數千里爭一

旦之利必將自焚況曲在彼則我軍奮怒惟陛下決計用之士氣自倍及其鋒可以必勝太上以爲然檄書下六軍踊躍爭北首死敵命侍衛馬軍司城閔出戍御史中丞江澈節制荆襄知樞密院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皆公指授方略分據要害之地虜臨江朝論洶洶雖同列間有遣家屬先去公屹然不動氣貌自如遽書警奏緣手裁決一時言兵事者皆得展盡底蘊擇其長而用之人恃以安初逆亮入寇内侍張去爲陰沮用兵之計且陳退避之策或又妄傳有幸閩蜀之議人情惶惑公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及閩者誠用其言大事去矣一日中使持御批來甚遽公讀之乃有旨如更一日虜騎未退且令放散百官公取焚之入奏曰審如聖訓百官既散主勢孤矣上問焚之何也公曰既不可付外施行又不可輙留私家故焚之上深然之後公與湯思退同相上皇宣諭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不憚商量公曰大臣論國事進退人才自當盡心若媕阿取容植黨以自固此鄙夫患失者臣非唯不敢亦不能故事宰相初除例賜銀絹公辭上皇曰此舊格何足辭公奏國用匱乏自人主及百司皆當省節庶幾有濟臣若盡受何以風百僚力請減半從之今上居潛邸上皇一日謂宰臣曰普安郡王當異其禮除少保真

王賜玉帶公與同列稱賀上皇獨留公曰向嘗與卿議及此朕不爲難公奏曰陛下聖學高明洞炯今古易其所難臣敢爲天下賀上與公等論淮上屯田事上曰士大夫言此者甚多然須先有定論用軍乎用諸民乎若論既定當先爲治城壘廬舍老少所有歸蓄積有所藏然後可爲公曰今淮西歸正人願就耕者衆已降牛種本錢趙子瀟所納抽解木植亦分送兩淮治屯田人廬舍矣上曰甚善虜使高忠建來告嗣位入見欲用舊禮授國書公以義折之乃請宰相受書公又持不可廷臣相顧愕眙公館伴徐嘉至榻前責以議不素定嘉徑前取書進呈虜沮甚上嘉歎之公論備邊當擇良將上曰偏裨中有驍勇者卿等可以所聞見隨其高下具名以聞上謂公等曰上天悔禍夷狄相攻金先遣使請和則其國中可不倘舊疆復還得奉祖宗陵寢尤見天意眷顧公奏曰頃年虜母有云只見漢和蕃不見蕃和漢今日虜先求和仰見聖德動天之應上皇倦勤初有與子之意公朝夕協贊以決大議挺然有古社稷臣之風上即位公爲首相奉冊如禮以公舊臣每對但呼丞相而不名公悚懼乞正名分上曰尊禮元老此非過也隆興初公言八月中金國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以第三書來欲通和好朝廷遣盧仲賢持書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

舊禮彼已肯從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唐鄧海泗
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爲言未之與也恭奉聖訓遣王之望龍大
淵爲通問使副命下之日議論洶涌乞召張浚歸國特垂諗訪仍命侍從
臺諫集議上諭公等曰虜能以太上爲兄朕所喜者公奏靖康以來首足
顛倒之勢垂四十年一旦肯爲敵國皆聖德所致初公自建康扈從回即以
病祈去太上屢詔不允隆興初公乞去益堅上留之愈力章十數上十二
月進封福國公判信州用魏郡王韓琦領鄉郡故事寵之公入謝上慰勞
之曰丞相之歸所謂歌馬他日宣召切勿辭詔宰執餞別百官郊餞恩禮
殊絕未有前比公力辭鄉郡改醴泉觀使時虜兵再犯淮甸以左僕射湯
思退督師繼策免警報益急人情大駭望公復用上親札遣中使即家召
公復拜尚書左僕射進封魯國公制出中外皷舞然議者疑公久厭於富
貴得去如釋重負又養痾卧家必不肯強起雖子弟親戚亦謂公宜以病
爲辭不爲過也公曰不然今王室艱難我大臣體國輿疾上路幸一見上
或憐而歸之耳中道聞邊遽甚乃兼程以進閏月至闕下上御便殿詔其
子安節壻文好議扶掖入見仍減拜賜坐勞問優渥公謝病不任宰相職
上不許詔問日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非大事不書押賜衣帶寢處之具

都人見公夾道歡呼皆以手加額然後向之期公未起者自以淺爲丈夫
也上謂宰臣曰陳康伯有器量朕扈從太上在金陵其從容不迫可比晉
謝安臨終奏事無一語差繆出至殿廬而疾作輿至第薨公姿貌魁秀氣
宇閎遠望之知爲鉅人自爲諸生時持身甚嚴不知有世間浮靡其學一
出於孔孟在人主前論事專以寬大開廸上心凡所論薦唯賢與能不務
主已或勸取士以爲門下用公曰是立黨也其可乎張浚有人望方再用
也公推輓之備至公辭位又薦可復以爲相及見張浚絕口不言前後廟
堂七八年同列自相好惡獨公守正周旋其間無所適莫後皆曰陳丞相
長者不敢有毫髮厭望退朝危坐一室簾几蕭然不聞謦欬音蓋天資冲
澹類皆如此皇太子服履袍內侍扶掖至御榻側立不坐百官拜舞山呼
起居畢公升殿奏願陛下即御座以正南面仰副太上皇傳授之義天顏
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此太位懼不敢當尚容辭避公再奏曰陛下
應天順人龍飛寶位第以駑下之材恐不足以仰輔新政依乘風雲千載
之遇實與四海蒼生不勝大慶宋胡銓澹庵集與陳長卿劉某惶恐仰惟
僕射樞使大丞相視時卷舒與道進退向也辭萬鍾而弗顧凜乎其難今
馬念四海之倒懸惴然而起上將以軍國重事盡付於公公宜爲社稷蒼

主克勝其任某限以措置海道無繇躬詣
鈞屏叅賀某下情不任惶懼瞻依之至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九　九眞

陳

陳文叟

宋王之道相山集　故武節大夫陳文叟墓誌　文叟諱師良泉之晉江人曾祖賛隱德不耀祖察以叔父中奉大夫某贈正奉大夫父照以公貴累贈武經大夫公志尚豪邁迥出一時輩流中奉才之謂嘗以材武進會詔下郡國立武學以三舍法取士公慨然曰郭汾陽顧不足慕耶何切切章句爲遂由舍法取貢于上庠中宣和五年武舉異等補某官調泗州盱眙縣尉次楚州盜城縣巡檢遷某官充御營左將軍幹辦官次贛州排岸遷某官充兩浙路都巡檢使次紹興府兵馬都監次平江府常熟縣福山巡檢初公從韓宣撫世忠軍會行在陳攻取大計韓喜謂得公晚苗傅之變公以戰多超轉數秩先是樞密李公與公爲布衣交消登西府薦公有專對材堪奉使絶域一時士論翕然推重公自福山歸西興之所舍不復有仕意以武節大夫致仕平生好作詩晚年詩益工每一篇出識者服其筆力閑居宴坐焚香誦經深於性理無所滯礙於

所舍之西偏名堂曰隨緣自號隨緣居士以紹興二十九年冬十月辛亥考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二安人黃氏賢淑能循法度子四人曰求巳保義郎前鎮江府常州巡轄斥堠曰求志新明州指使曰求俊承節郎新潭州指使蓋皆以功賞延之典奏也曰求忠應進士舉孫三人某某某孫女三人俱幼求巳蓋吾弟刪定彥逢之壻也將以今年某月某日葬公于紹興府蕭山縣之湘湖南越王城之原葬有日求巳遣人致懇於婦翁以前福州福清令黃童行狀來乞銘彥逢自無以爲壻之意寓書有請於予予頃年以視彥逢於西興之官舍獲識文叟其後彥逢既以猶子妻求巳遂聯姻姬予每赴調至臨安文叟聞予來必攜具涉江相過清談終日而去如是者非一今公云亡予以遠官歛不得撫其棺葬不得臨其穴若銘又何敢辭　生於泉葬於越前湖後城流長岡崒

陳楫

宋潘良貴默成居士集　故鎮江府學教授陳公墓誌銘　昔魏玠王恭以人物冠晉公卿王濟嘗語人曰與玠同遊罔若明珠之在側孟昶見恭亦遽歎以爲神仙中人後世想像二子風采恨不得與之周旋楫遜吾亡友子濟其殆庶幾乎公姓陳氏名楫字子濟婺之金華人尚書都官員外郎諱奭之曾孫尚書職方員外郎諱確之孫父洸獨隱德不仕公生而穎悟未冠長大美好士友不問賢否慕望器重咸以遠大期之所負販者遇公亦肅然更貌持身介潔而中則寬裕優容不立城府予自少與公同研席及仕或離或合餘二十年見公恬淡好學不倦如一日登宣和六年進士第調鄭州儀曹掾未行改鎮江府府學教授表倡以正士子翕然悅服居歲餘盜破鎮江公因棄官歸倘徉巖壑或勉之出公笑而謝曰觀象玩辭者君子之事也吾獨不能儉德避難乎建炎四年春三月甲子俄以疾卒聞者驚嗟惋惜相與失聲吊之者多哭之慟其年冬十二月壬申葬于長僊鄉石錦里從先兆域公一再娶曰楊氏進士恕之女無子曰傅氏禮部尚書墨卿之女生子未朞而夭其伯仲氏以猶子照後公且謂爲銘莫如予宜念公平生慈祥豈第又造物者賦予如此不爲無意而官止修職郎年才四十二嗚呼惜哉銘曰生不辰兮逢此百罹位不稱德兮爲之者誰鳳縹縹其逝兮去而莫追埋玉樹於土中兮我心孔悲鑱銘詩於幽宮兮永無斁遺

陳陽

元一統志　陽武陵人宋宣和中舉八行固辭不就死葬于西山郡守王以寧表其墓

陳景東

宋孫覿鴻慶居士集

故府君陳公景東墓誌余聞古之處士或隱於山或隱於市隱於山者寓耕釣而隱於市者寓醫卜均之不卜也日閱十數人得百錢足以自給則閉肆下簾不更筮也均之醫也聞人痛疾欲去之如在已而不志於利繇漢以來逸民隱士懷奇抱寶高蹈一世深藏於市沉然與漁商農圃雜此土以處而莫辯也然孫思邈隱太白山而龍公授玉函秘方為千金之冠韓伯林賣藥長安市口不二價而婦人女子能識之譬如珠玉在泥沙光景發見有不可掩者今嘉禾陳景東者其一人也景東以字行諱某陳氏其先江都人後徙錢塘今為秀州嘉興縣人自皇考始諱獻臣贈朝奉郎景東讀書章解句達不喜治舉子業而尊賢樂善常置一時名為賓師以進諸弟子於學未幾弟確進士第官至御史積習名教若從子駢從孫禹錫相繼收其科陳氏浸大矣景東沉浮里閭故自若也門內數千指養老字幼舉訢訢然奉寡嫂拊諸孤恩敬若一三族之飢寒疾病死喪皆以公為歸趨人之急不以在亡為鮮亦不以戚疏為薄厚而尤工於醫宣和中嘉禾大疫連墻比屋呻呼之聲相聞公日挾數僕持藥物自隨以飲病者窮閻委巷靡不至焉而困絕不能自存者又分金周之晨出莫歸竟數月而後已所全活不可勝數

嘗有黃氏婦舁疾詣公公曰病間矣勿藥可也而黃氏弟在旁公視之有小異試察其脉告以亟去勿留疾作則不可為矣比還一夕而逝如公言公之醫不由師授自得之心故奇中多類此蓋士之寓於醫者也嘉禾介居杭蘇為冠蓋舟車走集之路於是名公巨卿高人勝士州刺史縣大夫皆往從之游晨起未盥櫛而車轍已滿門矣公廉靖寡欲凡榮名寵利世人群趨交騖爭所欲得公皆無求於其間其子騄性至孝有英毅過人之才為公築大第闢園館疏池沼蒔花竹供耳目之玩公領客居間擊鮮置醴縱飲歌呼終老如一日平生未嘗讀佛經比感疾書四句偈而瞑皆菩薩語雖禪翁老宿皆嘆驚自以為不及享年七十四紹興三十年七月乙巳卒于正寢夫人徐氏有賢行適陳氏五十五年賓其夫以辭幣酒食綴接中外無一間言生三男子長即騄也騄蚤卒騛舉進士六女陸友仲沈師言聞人勉沈操杜之珍俞抃其婿也二孫男曰淵曰渭六孫女三人適杜之方魯松陵峻三人在室騄等以其年十月癸酉奉治命葬于縣之象賢鄉深葉村朝奉公之次於是徐夫人明年八月四日亦遇疾不起年七十七以十月丁酉舉其喪以祔余嘗觀王丞相荊公表處士征君之墓同特有杜嬰者隱于鑿不擇貧富貴賤召之輒往人致餽謝非其義不受也

有徐仲堅者隱于卜人召筮雖疾病中不正衣巾不見二人之賢聞於世矣公猶懼其久而無傳也故併刻之三人者名迹赫然在人耳目如前日事今景東冢上之木拱矣賢士大夫稱思如新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嗟乎隱德高行既不顯於世宜與三人者並傳於後予衰病廢學言之不文不敢以既老爲辭遂表而出之揭之墓道以備它日史官之訪云

陳箍桶

宋周南山房集 方臘之亂初因盜犬繫獄其徒不堪遂被械出之初犯緡雲界自黃墓嶺過止六七人至崇善寺縱火殺掠自號聖公陰兵執鏡照人謂凡用心不臧者皆照見之百姓竄走方伏匿於出林其徒持鏡四出謂人曰我已盡見愚民畏懼皆出就擒邑民盛九沉五各立黨伍起而應之括蒼素無城守遂被剽畧其後臘就禽童貫問臘誰爲謀主臘以陳箍桶對貫捕獲之問君教方臘反何耶對曰正坐臘不受某教爾又問汝所以教臘者云何曰殺徽嚴以示威長驅渡江結人心以入長安爾又問何以箍桶爲名對曰天下之勢猶桶板爾能箍則合不能箍則離其不韙如此貫誅之

陳葵

元一統志 葵閩縣人徽宗時擢進士甲科蔡京惡其策主張元祐黨籍元符上書十八人葵其一也貶衡州三年雷震黨碑乃得放還黃氏日抄 陳葵字叔向魏益之教以盡棄所懷獨立於物之初忽大悟遂以師道歸益之反陋朱呂之學水心辨以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語簡而精然猶委曲其文曰昔孔子稱憤啓悱發舉一而返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往往牽借而所指亦近於今世之所謂悟者愚謂待其憤而後啓之待其悱而後發之舉一返三使以類推此孔子欲學者自盡其力而不徒師之恃耳非悟也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此脩身以至平天下堯舜二代已試之效具在皆實理也非悟也

陳元昌

宋林光朝艾軒集 陳公行狀 別乘陳公爲古靈先生之族子也以二年夏六月癸未晦不幸至大病聞太守且來遂挺衿欲一出道亟來問疾無一語小亂以是日卒莆之父兄有悲酸出涕者其子弟走官舍哭之昨嘗出合沙遇所舊謂某曰子識別乘陳元昌乎別乘且來莆欲時時訪吾子於東井之上後數月某自錢塘還始得一拜公便如綢繆故人也自此旬時輒一至吾廬反復道古昔終咎乃去洛

下舊遊各記憶所聞爲語錄公於此數家首尾貫穿其容儉其色平道前輩中事爲無可愧者嘗出家藏文筆乃古靈遺書也且曰謂於是說嘗三復之有不得於吾心者予幹讀書城南公來過我或竟日所謂菜羹蔬食未嘗不飽也公以門地補官初調潭州攸縣尉有能聲改承奉郎知會稽郡餘姚縣廷中賫牒來者日以千數每決遣無停訟仍歲凶儉獨餘姚之民無菜色遷潮州潮陽縣以吏易攝事者爲一切苟簡之故乃至不憚煩刷去之又捐俸錢修黌宇公之來莆視太守猶父兄視督郵從事若主簿尉猶友朋雖不爲斬絕過當之舉然兇中有所未安九牛不能挽之回也公之於親戚故人有解衣分羹不忍相合之意昨者枕疾以視疾來者必具衣冠如他日故來者不知其爲憊甚焉死之日縣大夫敦匠竟夕而後去太守恤其孤視死者爲無慙色也公之疾且革以右朝奉郎乞致仕有子翰娶右迪功郎前浙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連景先之女次幹能力學次韓纔數歲女子嫁鄉貢進士黃槿有二女未許嫁甥張緯來謁以諸孤涕泣道舅氏之年五十有五而已矣不得騁欲籍先生一二書之某所不應書又不應辭不得已拔淚而聽之當世君子者有以哀誄悲些而斟酌吾言者乎古靈家世海內所道說故不書謹狀

陳東

宋史忠義傳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姿有雋聲俶儻負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爲已累稍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翔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又請追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謫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棪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自起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秉

問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
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爲陛下建立則衆輿播
遷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於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宜邦彥等
讒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
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則
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
退在綱爲甚輕朝廷爲甚重牽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
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
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
衆莫肯去方昇登聞鼓撾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臠而磔之於是亟
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
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
爲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補東官賜第
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既歸復預鄉薦高
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
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

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
中塗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
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
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
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
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
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初東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
之死識與不識皆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潛善既殺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獨
詰其何以不先關白微示慍色以明非已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
承事郎東無子官有服親一人澈一子令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江遣守
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並加朝奉郎秘閣脩撰官其後二人賜
田十頃京口耆舊傳陳東字少陽丹陽人以舍法貢上庠政和中命太學
生習雅樂樂成且命官一時歆艷預者多權要子弟東適以職掌居前列
奮然曰吾寧能與乳臭子比以求倖賞辭不就政宣以來群憸用事蔡京
梁師成亂政于內王黼童貫致寇于外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父子結怨
於東南以致戎狄生釁宗社佔危天下皆知元惡大憝在六人者而凶燄

赫然無敢擬議靖康初政詔求直言東乃率同舍生上書歷詆六人者指爲六賊始同舍生聞其言皆辟易無敢從者既見東書首言兇不去四凶留以遺舜使大明誅賞皆以爲辭婉理順從者遂衆東復於衆中自誓以爲言幸而中朝廷命東以官不受不中得罪死東不悔陳誼慷慨衆服其誠書既上中外大快京師老稚往往名數六賊京等知罪狀昭揭大禍且至又時虜寇已迫乃挾太上南巡方是東南劇任皆其親黨東以爲京等不但紓死意有包藏亟上書乞追回六賊以正典刑別差忠信之臣扈從大上不報月末書再上太意以爲群賊之患在腹心甚於夷狄欽宗感悟即邀太上還京盡竄六賊六賊雖竄而其用事久朝無正人同時宰執如李邦彥白時中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棁輩皆阿附致身無能遠謀所議惟割地請和棄城避狄其不主和議者內廷惟李綱一人而在外惟种師道號爲宿將知兵時國勢雖危人心猶藉二人以爲重邦彥等疾綱異己俾出督戰會兵小卻即罷綱相且奪師道兵柄示堅和議人情大沮東不得已復率同舍生伏闕上書斥邦彥等罪乞復用綱而將師道京師兵民知東等所言實契衆心不期而會者十餘萬至毀前欄楯破登聞鼓不得達時閽宦壅閉非一日會御藥朱拱辰等出衆不勝忿蹂躪之東力救不能遏乃歎曰禍在是矣無何京尹殿帥各以兵來同舍生挽之去東曰某去則諸公爲戮顧公等何罪吾自視頭已在地上矣會事聞欽宗嘉其忠盡遣使宣諭復以用綱師道又令綱師道自出諭衆衆乃散虜諜知二公復用人心且固即解圍去邦彥等怒揭榜通衢斥伏闕上書人爲意在作亂學官奉承以東等爲脅持君父屏出之幸欽宗聖明御批付開封尹聶山曰陳東言事出於忠義可令還學山出御札與祭酒楊時率學官迎之歸諫官陳公輔援近比乞命之官少宰吳敏繼以請勅授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與學官差遣東以誓言不拜再上書極論時政因乞改正太學生上書過名及除伏闕之禁不報遂謁告歸是歲在舉于鄉未幾京城失守忠憤感激言與淚俱建炎龍飛召赴行在東喜曰吾志伸矣即日就道以棺自隨或問其故曰臣之事君言而不從罪不過死人惟畏死不敢盡言吾竊陋之以此自隨示不敢求生以害仁也聞者壯之是歲八月十五日至在所方草奏論天下大計聞李綱罷黃潛善汪伯彥以舊恩專柄任東以爲此治亂之機不可默亟上書留綱不報再上書併及時政乞還都京師下詔親征以繫天下心作天下氣又不報乃立言綱忠直必能輔佐中興汪黃憸佞必不能弘濟艱難汪黃大恚是晚應天府吏至出片紙有進士陳

東四字東知得罪死即爲書別其家人辭曰東八月十四日到南京十五日入門十六日具狀申尚書省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十九日又上書二十五日又上書當晚忽有應天府人吏來追取必是得罪死生未可知然東處之定矣切恐死後家中不知子細今特寫此紙恐要知東不以他故而死也來時新婦懷雅或得男即先入之後不絕東死無恨五六弟與六三哥同志奉二老兒勿致失所諸叔更不在丁寧也仍煩二弟徧詣諸房起居尊長見姑姑亦傳語四十妹便可許他成親大娘長成中間已許與四六姐七五即爲親如其家不悔初心即成親不然別作區處請將此書與六姐一看東隨身行李並付六十郎并諸僕携去且助二老兒使用死生命也切勿念東自餘不復更言書畢就道無幾微見於顏面後數日其友四明李猷始得其屍斂於所携之棺鄉人胡中行護之以歸人多其義方東死時外廷無知者後乃知潛善銳欲殺之而無其由會進士歐陽澈上書及宮禁事言多不實上意頗怒潛善秉上怒併擠之死而東之死實非上意也建炎三年春六飛南幸大臣有及東死事者上驚悟贈承奉郎與一子恩澤夏四月回幸建康過京口又詔曰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大臣涉私亟請誅戮朕方深悔禍之誠旌盡忠之士已贈京秩仍官其子令行經其鄉未忘于懷可特賜錢五百貫又謂宰臣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誅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令有司致祭卿等更卹其家紹興四年冬追貶南京用事之臣詔曰朕建炎即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匪人置布衣陳東於極典朕甚痛之已贈官與恩澤殊未足稱朕悔往之意可特贈朝奉郎秘閣修撰更與兩資恩澤賜官田十頃舍人王綱中書行其詞曰嗚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爲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膺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其始有意於爲良臣乎由朕不德使汝不幸不得爲良臣也雖然汝籍不得已不失爲忠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嘆而不能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歆茲朕意詞意悽惋論者以爲深得代言之義嘉定鎮江志東自少負氣節有憤世嫉邪之意在太學時嘗因大雪與同舍生飲初筮齋酒酣約聯句爲樂公獨爲古詩一篇曰飛廉彊攬朔風起朔雪隨風洒中土雪花着地不肯消萬億蒼生受寒苦天公剛梭陰雲遮世人凍死如亂麻人間愁嘆之聲不忍聽誰肯採掇傳說聞達太上家地行賤臣無言責私憂過計如杞國揭雲直欲上天門首爲蒼生訟風伯天公儻信臣言憐世間開陽闔陰

不作難便驅飛廉因下酆都獄急使飛雪作水流潺潺東方出日還照耀
坐令和氣生人寰又爲律詩三十韻有山嶽遭埋沒乾坤著蔽蒙已成堆
積勢應費掃除工之句被收之日視死如歸則東之志操此詩見之矣淳
熙間守臣秘撰耿秉判免東賜田之稅云如可贖分百身尚何較於田稅
猶將有之十世寧不念其子孫梁谿漫志陳少陽遺文少陽遺其家書南
徐刻本以傳人多知之而其爲文世所罕見胡蒼梧嘗得其跋蔡君謨蔡
錄子惜其流落不傳爲載于此少陽跋云余聞之先生長者君謨初爲閩
漕時出意造密雲小團爲貢物富鄭公聞之歎曰此僕妾愛其主之事耳
不意君謨亦復爲此余時爲兒聞此語亦知感慕及見茶錄石本惜君謨
不移此筆書旅獒一篇以進宋周益公大全集跋陳少陽哀詞少陽之死
讀右丞許公哀詞思過半矣臨川梁光遠喜聞前輩遺事寄此求跋予有
少陽行狀蓋其弟南所作今錄示光遠宜繕寫入軸以便觀覽嘉泰壬戌
七月
癸丑

陳皓

宋胡銓澹庵集陳大夫墓誌銘　乾道戊子十月癸丑光州觀
察使高郵軍駐劄御前武鋒軍都統制兼知高郵軍事兼管內
勸農營田屯田使節制山水寨南康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陳公敏自高
郵抵書廬陵屬其銘其父武翼大夫寧都巡檢公之墓且以門人宜州文
學權高郵錄事參軍兼推官教授溫度狀來初其與禮部尚書張公大猷
同直玉堂大猷談敏不容口一日經筵同舍有言虜騎長驅敏恐不能當
一面以間敏者宰執咸喟然大猷即對力請專任敏上曰朕自知敏自是
識者僉謂大猷知人嗚呼大猷已矣世之知敏者無幾然則銘其父非其
其誰宜爲乃不辭而承命大夫諱皓字彥章贛州石城人曾祖光祖靖父
宗皆不營仕大夫身長七尺餘容貌環岸知略輻湊武藝絕倫而又倜儻
有大志四方豪俠多從之游既冠爲邑尉都部時雖承平贛多巖邑草竊
旁午大夫以討捕爲已任傾貲募士跡盜百里無遮迯警監司郡守聞其
名凡游徼悉委焉所向輒克靖康初虜人犯闕諸路兵勤王尉疲懦憚行
大夫慨然請赴難宰義之俾部兵以往隸東南第六將至蔡兩宮北狩勤
王兵潰爲盜十七八石城兵亦欲乘亂以掠大夫曰宜先殺我無使我陷
醜名衆竦然曰惟公命從大夫曰真人翔於濟陰盍亟往扈蹕遂鼓而行
自濟陰至南都邸維揚備嘗艱險所過樵蔬不犯卒全師以歸時贛盜蠭
結邑宰知群偷素讐大夫威俾察鴟義大夫復毀其家募士數百人賊大

牙界上不敢抵巇建炎末寧都惡少李敢仁秉鑄謀不軌旬浹聚群不逞餘數萬首鞣石城大夫以數百人輅戰不敵退保官吏悉遁賊遂破贛諸邑復鈔廬陵臨川長汀建昌邵武且誘無賴子授偽官籍鄉丁爲兵聲勢曰張乃遣偽官數百於石城嘯烏合響應者如市大夫與賊還盡死鬬悉獲偽官戮之標以徇賊知後必爲患多方詆使降罵曰我世王民可叛國從亂耶寧一戰死無憾賊迫大夫親戚要說曰不降則親戚俱戮叱曰親戚之情可割忠義不可奪親戚泣曰兵少賊衆事必難就不若僞降儻見用陰爲內圖大夫曰不然降即臣事之也臣事人而圖之則有叛名降與叛皆非吾忍爲也親戚泣而去俚俗門戶尚湫隘謂可以殖貨大夫獨高大其閭曰吾子孫當高車駟馬賊怒敢抗已毀之至是使人說曰苟從我請新其居加宏麗焉荅曰吾能滅賊憂無居耶賊察其志終不回密以萬金求獲大夫者闔邑皆勸降泣曰吾誓不與賊俱生頭可斷賊不可從遂往歛建募兵至長汀會下河巡檢劉僅與破賊計復還召父老諭以禍福不數日得鄉兵數千推僅統率已副之屯于河之南賊甚我遣其弟世昌兵二萬衝河南僅馬辟甚衆驚潰大夫賈勇進擊賊大敗暴骨三十餘里禽七百餘人黎明賊裒餘衆由詭道出河鹿洞掩不備戰甚力兵稍却時敏年纔十八揭戈騁馬突入賊大夫憐其幼呼救不能止遂與俱奪合擊俘數千人賊之弟世臣不勝憤踰旬以勇銳十餘萬攻北鄙大夫兵萬人與戰于門外呼聲動地賊走敗蹂血盈野獲千餘人遂復石城賊懼退保寧都捷聞于郡借補承節郎休兵蓄穀月餘復攻寧都賊悉銳阻隘一戰克之乘勝逐北禽其弟并腹心桀黠者三十餘人獻馘萬計安集失業於是流民自占者如歸監司郡將列奏授承信郎石城武尉既衂據山自固死咋不得逞遂就招大夫力職三年日訓羸越之法時草竊尚棼餘邑遭毒痛者數數獨境內免漁劫民以按堵任滿移興國縣尉時邑外莽爲盜區大夫蒐卒詰禁捋皷稀鳴以功遷寧都巡檢績效尤著罷歸里紹興庚申五月癸酉終享五十有六年大夫性識明果嚴毅寡言言必中理其用兵暗與古人合獲强寇不可僂數絕口不言賞常曰爲國遏惡足矣貪天功以爲已力罪也人以方漢應侯訓子孫惟忠孝廉勤故諸孫皆名孝復石城寧都也僅貪虐一時脇從者以喜怒生殺之大夫從容說止獲免者數萬人平日仇怨深者尤竭力營救人服其長厚僉謂大夫陰德在人後必有顯者尉興國日有爲仇所誣者辨而出之其人感德以大夫不納賄獻羹兩器他日發以餃客則貯金皆蒲亟呼其人歸之曰我以理直出汝

汝以我爲私耶當以付吏其人叩頭愧謝請持去乃已其廉類此卒年戊子月庚申日殯于邑之南門外庚午年戊子月壬辰日卜吉遂葬以敏貴累贈武翼大夫娶劉氏有婦德以疾終亦以敏貴累贈碩人大夫交結四方豪俠以成其志者內助爲多生二子長則敏也次曰球今爲訓武郎高郵軍駐劄御前武鋒軍同統制二女長適同邑張珂季適寧都謝友直孫男十一人敏之子長曰孝忠武義大夫任真州兵馬鈐轄次孝義忠翊郎御前武鋒軍訓練官次孝傳保義郎閤門祗候鎮江府駐劄御前前軍親隨馬軍副將次孝家保義郎次孝慶成忠郎次孝寬尚幼諸孫惟孝傳以軍功自奮云球之子長曰孝先次孝誠孝本孝基孝友俱幼先是隆興甲申冬某自前行少常伯被旨措置淮浙海道以備虜時劾敵壓境號八十萬聲搖轂下自維揚海陵連數郡望風棄城不守敏守高郵獨與虜相距於射陽湖虜覘知淮上虛實軒然自謂克在旦莫三省密院劄下沿海駐劄御前水軍統制李寶使速開具控扼要害申海道使司且謹邊備而寶揔兵數萬首鼠避敵某即以聞于上寶亦抗疏自列閏十一月十日劄與某合寶專一措置江面某復奏云臣被奉十一月二十四日聖旨令范榮捍通泰州料角楚州鹽城一帶李寶防江如緩急即互相策應令寶乃憚海陵之行故遠互相策應指揮況陳敏孤軍深入不測委寶委急寶若坐視臣恐射陽湖失守即大勢去矣又劄付寶寶知某決不但已竟發兵數千度淮與敏掎角虜一夕退百餘里已而敏告捷即其曰奏敏功是時微敏淮壖不守必矣茲又見大夫能教其子卒免膠柱之譏可銘也已銘曰

春秋書降以懲不武書叛以威不軌不武不軌將家所甚病大夫恥之蓋深得環人却敵之義高郵暨之忠孝射陽湖之役可以羞大冠之顏而落甌脫之膽名父之子故應爾爾位不德者必有後其不然耶其不然耶蒸蒸孝子思發隱績鋟石崩墓式畫後裔章貢志石城長松鄉陳氏軍功皓元功以軍功奮終高郵軍楚州累贈昭慶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贈少師敏孝傳皓字彥章衍司都頭以軍功奮補承信郎贈武義大夫敏皓子字孝忠敏之子也以父恩補官終武功大夫高郵判史殿前左司翼軍統制孝義敏之子也以父恩補官終從義郎瑞州三縣巡檢孝傳敏之子也以軍功奮終保義郎閤門祗候御前前軍正將孝家敏之子也以父恩補官終武功郎隆興府兵馬鈐轄孝慶敏之子也以父恩補官終武功郎孝寬敏之子也以父恩補官終成忠郎孝榮敏之子也字居仁以父恩補官終武經大夫殿前司權鋒軍統制孝恭敏之子也以父恩補官孝信敏之子也

以父恩補官終承節郎孝廣敏之子也以父恩補官

陳彥聲

宋陸游渭南集陳君墓誌銘建炎四年先君會稽公奉祠洞霄屬中原大亂兵祲南及吳楚謀避之遠遊而所在盜賊充斥莫知所鄉有惟倍道人者東陽人爲先君言同邑有陳彥聲名宗譽其義可依其勇可恃彥聲事親孝父死貲百萬悉推以予弟脫身躬耕復致富饒宣和中盜發旁郡東陽之民有將應之者賴彥聲爲言逆順禍福得不從亂安撫使劉忠顯公因命悉將其鄉之兵彥聲設方畧明部伍盡出家貲激使用命者有潰卒阻林莽且數百人彥聲馳一馬自往招之皆感泣願效死東陽當橫潰中而能獨全不爲盜區者彥聲之力也劉公奇其材欲官之辭不肯受至建炎初群盜四合州縣復禦賊事屬彥聲方是時所立尤壯偉及論賞則又固辭先君聞之大喜曰是豪傑士真可託死生者也於是奉楚國大夫人間關適東陽彥聲越百里來迎旗幟精明士伍不譁既至屋廬器用無一不具者家人如歸焉居三年乃歸彥聲復出境餞別泣下霑襟已而先君捐館舍予兄弟遊宦四方念無以報之每惕然不自安乾道二年予歸自豫章一日有衰絰來見者則彥聲之子惜也泣曰先君晚歲竟以前功補承信郎遇登極恩遷承節郎盱眙軍守嘗奏爲沿淮巡檢不赴不幸以去年三月某日歿矣享年七十四將以今年十一月某日葬于徐騰山之原遺言求銘嗚呼是蓋嘗有德於予家者義不可辭彥聲曾大父用之大父希觀父參娶羅氏以子回授恩封孺人六男子恂恍惲惇惰恪恍皆吉州助教惇成忠郎新差監光化軍在城都酒稅女一人適貴州助教盧敏求孫男二十二人溥泳源淮汜湜深潛沿澹淳浚汲潚消皆業進士滋汪潭準淇濤洋尚幼孫女二十人適進士王宦范庭艾胡詠保義郎路先祖進士葛少伊晏綱中左廸功郎婺州武義尉應振曾孫男女三十二人元孫一人予聞彥聲既得官赴銓離立庭吏操牘唱姓名彥聲大不樂即日弃去其自愛重又有士大夫所愧者則其得銘亦不獨以與之有雅素而已銘曰　亂能全其鄉功名非其願也富能燕其族公侯非其羨也一辱於銓吏而揜耳疾走終身弗見則吾儕區區釋耕而干祿者非可賤也夫

陳卓

元一統志陳卓咸寧人有田五千而兄之田止千頗合戶而同之且曰人生飽暖之外骨肉交歡而已其後兄子康民登第而

康民生子求道宋建炎間求道爲
都水使者爲劉忠所執不屈而死

陳求道

宋史忠義傳陳求道字得之咸寧人登進士第靖康間判
都水監及議二帝出郊講和求道力爭之不聽欽宗知康
王兵衆求道請以元帥加之齎蠟書者八人皆遇害惟求道所薦劉定致
書而還金人立張邦昌下令在京官不朝者死求道稱疾不往嘔血累日
開封尹親以邦昌命召之竟不能屈求道以二帝蒙塵屢欲自殺因救得
免先是陳留河決四十餘日漕運不通京師大恐開封尹宗澤命求道治
之七日河盡復故道建炎四年命爲襄鄧隨郢鎮撫以奏兵食不給待命
未行自咸寧挈家就食嘉魚值亂兵起乃之蒲圻寓龍堂僧寺未久招撫
劉忠判一夕數千人麋至驅求道家還嘉魚至茗山逆族具酒食奉求道
爲主將南走湖湘求道正色厲辭賊怒殺求道妻蔡氏及二子符佺必欲
從已求道罵愈厲賊斫其口拔出舌斷之獨符子覬竄山谷得免賊退始
得求道屍瘞于興陂武昌志陳求道補傳陳求道者鄂州咸寧縣人也其
叔祖名卓字某有腴田五千畝兄之田止一千卓愛其兄賢願同業曰以
五千腴田而就其寡不已愚乎卓曰人生飽食煖衣之外骨肉歡聚而已

何以多田爲其後兄子康民登進士第官至太中大夫是爲求道之父求
道字得之元符間爲某州通判其兄弟分田馳簿券遠之求道大書勸戒
之詩至今人誦之靖康間爲朝奉大夫都水監使者金人犯汲原大括民
間金帛屬王時雍括東北壁徐秉詰括西南壁求道與余大約爲受納官
轉付金人朝請徽宗出郊講和樞密馮澥請尤切求道力以爲不可不聽
臨川危素曰知汀洲羅必先有道君子也嘗爲求道著仁說有曰仁者天
下之公理私害之公忘矣求道之死殺身以成仁者嗚呼難矣臨川危素
撰　又陳求道補傳後　至正四年五月經筵檢討危先生時詣四明余
忝郡臬事暇日相與汎論古今人物先生語及宋建炎之亂鄂州咸寧縣
陳公求道罵賊不屈賊斷其舌而死先生嘗爲作補傳且以殺身成仁贊
之嗚呼若求道之死視唐顏平原無愧矣余家自蜀亂離僑居蒲圻蒲圻
距咸寧嘉魚各百里而近龍堂寺又在縣北門外其事不聞諸長老不見
諸衆志豈歲月久遠遂湮沒而無傳歟以是見爲臣死忠爲子死孝爲婦
死節不幸而無傳者豈特求道哉求道之忠義雖湮沒於鄉里乃顯白於
四方又得仁人君子爲敘述之亦不可謂不幸矣余他日歸訪其子孫謀
諸父老告諸令長求其墓而得焉爲表之曰故忠臣求道陳公之墓且刻

先生補傳于石求道有知生氣當勃
勃矣六月朔日資中何槐孫謹識

陳履道

宋李流謙澹齋集陳履道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大方字
履道劒之浦城人其系自唐拾遺居射洪其陡浦城自七
世祖曾大父諱思賢父諱某君童時父死毀如成人母知不凡讀父書長
而授之君感勵刻意劬甚母更憂其疾數休之不能新學黜春秋史君獨
嗜之未幾貢京師歸而告其母天下自此多事矣後三年兵起方調歛猝
興居者麕驚爭迯去或休於俱君曰去將安之吾又母老會邑部夫頻護
以行令曰士也而辱此乎君行不顧於是當遣者皆趣發無敢留其後逋
徙者還盡墟其家始眠君有識晚以恩授建州助教君爲人孝敬醇潔以
不逮事父事母篤至垂髦日記數千言終身不忘雖間行田圃書未嘗去
手入夜炷不續往往挾策與月光上下兄難事事之得其心女弟幼孤撫
育嫁遣恩甚曰如是而後能使之忘其孤平時恂恂常恐傷人遇事白黑
之巖棄可畏善食酒至斗餘不亂過華山愛其奇秀反興而觀之幾三十
里路人指爲狂家有水行嘗欲並溪縛屋多釀以待客而貧不果其趣向
可見紹興庚辰某月日以疾卒於家享年若干娶鄭氏再胥氏四男子栗
槩紹棐栗槩有學行而槩對集英有鯁言擢上第授蓬州教官以歸女長
亡次嫁某人季在室文集十卷詩名物辨四卷書訓雜録三卷兩漢史評
二十卷藏于家栗等以今年某月日某甲子將舉君之喪葬於邑之某里
某山之麓以家傳求銘於予予於季文彭門學官彥博耐久交也彥博每
與余言其宗之賢多及君今按傳皆合是以爲之銘銘曰　質以
根之學以昌之而命仇之亦既庚之以後烜之固及其定耶嘻

陳篆

南康志陳篆字必正祖居都昌後徙星子登宣和甲辰第少從
陳瑩中劉壯輿蘇養直游廉靖有守歷仕州縣政聲藉藉及佐
大藩或勸求郡不肯屈節時宰歷倅洪潭明三郡贈朝議大夫即以祖業
遜兄初預計居後山號星灣先生子準字正臣以父蔭仕三任州縣之職
年五十有五即掛冠號清隱散人距城三十里有別墅在石屋間文公愛
賞之扁爲石屋書堂累贈朝議大夫二子秬秠秬字和成初調江夏令築
長堤以捍水再調善化令佐淮東總幙被旨築楚州城李侍郎椿張端明
杓辛待制弃疾皆器重之終池州倅秠字秀成力學忘倦交游無雜賓三
試禮部即棄科舉之學師事朱文公習義理最明畦字子從池州倅子也
有志當世初調襄陽南漳尉再調靖州判官鶴山魏公了翁一見奇之力

薦于朝。畦辭不就。以通直郎致仕。人壯其勇決。祖孫相望。皆盛年納祿云。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汪可宗
圖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